

秦良玉

712.86
102-596



石砮秦良玉大都督府第



崇 禎 帝 像

學就西川八陣圖，

鴛鴦袖內握兵符；

由來巾幗甘心受，

何必將軍是丈夫。

蜀錦征袍自剪成，

桃花馬上請長纓；

世間多少奇男子，

誰肯沙場萬里行。

露宿風餐誓不辭，

飲將鮮血代臙脂；

凱歌馬上清平曲，

不是昭君出塞時。

憑將箕帚掃匈奴，

一派歡聲動地呼；

試看他年麟閣上，

丹青先畫美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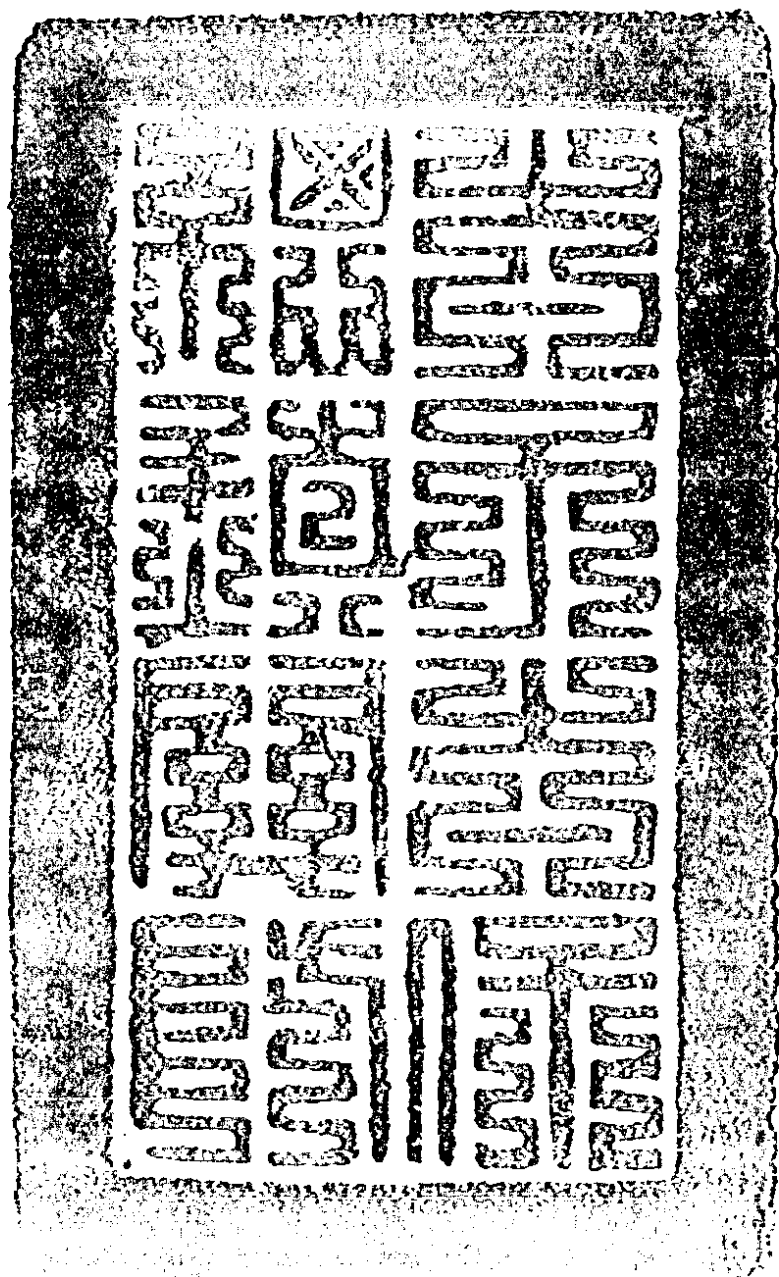


秦 良 玉 像

背文

右太子太保總鎮關防
左隆武二年八月日

禮部造



側文
天字七十三號

秦良玉印

明史秦良玉傳注補

秦良玉傳

按秦良玉傳，在明史卷二百七十。竊隆時刊馬氏宗譜列在十一世千乘公傳後，名秦太保夫人傳。宣統元年有其後裔秦山高編有忠州秦氏家乘秦太保良玉別傳。

秦良玉，忠州人。

按別傳云「太保名良玉，字貞素。忠州秦氏，先世有名安司者，元季避徐壽輝亂，由楚入蜀，居紹慶路，傳二世至國寶，徙居忠州，遂為忠人。太保父名葵，字載陽，前明貢生，居郡城鳴玉澗，自號鳴玉逸老。丁世亂，喜談兵，嘗謂二子邦屏民屏曰「天下將有變，爾曹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吾子也」！太保幼承庭訓，讀書知大義，與兄邦屏弟民屏心兵家事，精騎射」。

按秦氏家乘云其先為湖廣麻城縣孝感鄉人。

贈石柱宣撫使馬千乘。

秦良玉



782.86
102-290

782.86
102-290
2



3 0661 4187 4

按明史卷三百十二，四川土司二，石砭宣撫司傳云：

石砭以石砭關，石礮關而名，後周置施州，唐改青江郡，宋末置石砭安撫司，元改石砭軍民府，尋仍爲安撫司。洪武七年石砭安撫使馬克用遣其子付德與同知陳世顯入朝貢方物，八年改石砭安撫司爲宣撫司，隸重慶府。十六年石砭溪蠻寇施州，黔江守禦官軍擊破之。十八年石砭宣撫同知陳世顯遣子興潮等奉表貢方物，賀明年正旦。二十四年賜石砭宣撫同知陳興潮及其子文義白金百兩，以從征散毛洞有功故也。宣德五年命宣撫馬應仁子鎮爲宣撫。初應仁有罪應死，貸譴成，至是帝念其祖克用嘗効力先朝，命求其子孫之良者用之，故有是命。成化十八年，四川巡撫孫仁奏：「三月而盜三百人入石砭，殺宣撫馬澄及隸卒二十餘人，焚掠而去」，以石砭地鄰鄧都。互爭銀場，相訐，有司不爲區治，致相屠殺。命責有司捕賊。仁奏「石砭歲辦鉛課五千一百三十斤，正統後停之，鄰境軍民假以徵課，乘機竊取，釀成禍階。請除其課，閉其洞，仍移忠州臨江巡檢於鄧都南賓里之姜池，以便防守」，從之。是年，命馬徵爲宣撫。萬歷二十二年，石砭女土官覃氏行宣撫事，土吏馬邦聘謀奪印，與其黨馬斗斛斗霖等集衆數千圍覃氏，縱火焚公私廬舍八十餘所，殺掠一空。覃氏上書言「臣自從征蠻茂，雙賊大雪山，斬首捕寇，皆著有成勞，屢膺上官獎賞。今邦聘無故戾劉孤寡，臣豈不能出一旅與之角勝負？誠以非朝命不敢也。命叛人斯在，請比先年楚金洞舍覃碧謀篡事，願與邦聘同就吏」。二十三年，命四川撫按讞其獄，事

未決 會楊應龍反播州 覃與應龍爲姻，而斗斛亦結應龍。兩家觀望，獄遂解。覃氏有報計，注淫，故與應龍通，長子千乘失愛，暱次子千駟，謂應龍可恃，因聘其女爲千駟妻。千駟入播同應龍反。千乘襲馬氏爵，應調與酉陽冉御龍同征應龍，應龍敗，千駟伏誅，而千乘爲宣撫如故。千乘卒，妻秦良玉以功封夫人，自有傳。

按馬氏宗譜以馬千乘爲馬斗斛子。十世斗斛公傳云：

「公素公子，字容菴，任事六年，以贖贖事，虧帑銀五百金，部議革職，貶口外，其真墮公定遠人，字宗鶴，貌類公。以身代之，至中途死，葬蒲池槽陳家灣。斗斛公獲匿其名。土司例「有罪同州縣官議，死則子襲，子幼與妻襲」。公妻覃氏，忠路上司女，遺子千乘，甫十歲，獄司以「父虧項未及贖補，留繫府獄，其印綬勅其母掌，任事三年，始行交卸，夫人覃氏先公卒，墓在燕子窩中嶺上。公墓在老鴉溝，地嶺。子千乘嗣」。

兩傳不同，不知孰是。茲抄十一世千乘公傳於左：

「公斗斛公子，字君錫，別號肖容，自幼英武有將略，三里豪傑，皆樂爲用。萬曆初以父贖項未楚，繫獄中，爲書於族中曰：「余陷獄中已三年矣，禍由天作，非因自致，近思余力漸壯，父譴常職，雖有愛子之心，愛莫能助矣。印傳母掌，母老多病，身居幽谷，經以踐送終之孝矣。靜言思之，寢不成寐，邱維舍中，惟邦田，邦爲，與陶，與駢，及里長黎時應，願立本諸公爲可托。爲今之計者，首以贖贖贖項，次以和好舍民，三以保全出

獄。倘得脫罪承宗，自當刻骨銘心，此享福祿。如或落背毀誓，洋川瀕之。諸公信懷物貳，而不實力扶持，勢亦同之。獄中焚一囑指，仰諸公察焉。其守至今猶存。邦等得書讀未竟，歎歎而泣，各爲傾囊資助，而傳宣三里，無不樂爲輸將，選幹事數人，諸府盡數填償，萬曆二十年，纔得歸家承襲。千乘公俊英嚴毅，刻刻好滑，人無逆情，精蒞軍伍，莫不股栗。但更張大驟，取怨頗多，善武揚威，鄰境皆備之。萬曆二十七年，播州楊應龍擾邊，命奉調征討，兵極精銳，所向無前，破金筑七寨，扼賊於海龍岡。是役也，八路兵將，惟石砬功獨著，而督臣李化龍，置不以聞，我公亦不言功，回石砬兵，靜候調用。自此性猶剛烈，不畏強禦，而外悚然，凡把目丁朝謁，雖隆冬汗流浹背，莫敢仰視。幕友吳興儔（金谿人）屢諫不聽，遂至無繭搆毀，瘐死梁山獄中，年四十一。時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七日丑時，公死，子祥麟幼。夫人秦氏襲。

按馬千乘生於明隆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未時，比秦良玉大八歲。當萬曆二十年出嫁，時年二十四歲，以二十七年平播州時與秦良玉同往，以秦良玉二十歲（及笄）出嫁，當在萬曆二十四年。馬千乘死時，秦良玉年三十九歲。

芝龍龍記第一忠餞載秦良玉云：「于歸石柱，爰配伏波，今年萬曆乙未，朝廷靜攝……」。按乙未爲萬曆二十四年，秦良玉出嫁，當在斯年。

按秦太保夫人傳云：「公死梁山獄，夫人取其尸，葬岩口場（卽城北霄草堂）」。

按馬氏宗譜馬祥麟傳云：「渾河血戰，目中流矢，猶拔矢策馬逐賊，斬獲如故，大兵驚退，事聞，授指揮使，軍中呼爲趙子龍小馬超。」按渾河之戰在天啓元年。以馬祥麟生於萬曆三十八年，是馬千乘與秦良玉結婚後，四五年方生子。

按馬氏宗譜秦太保夫人傳云：「及笄歸我千乘公，夫人幼通經史，儀度閒雅，好事者嘗與之論治亂之由，談兵機之要，雖擅韜略者不能過。嗣因英明苛察，嘗以小過與我公反目，遂幽於拱江城，築牆絕食，欲置之死。幸舍人馬遇夫婦（按遇婦亦秦葵女名良斯，夫人姊也）。原註。潛削竹筒穴墻度食，從容諫纒得如初。」可知馬秦初婚，並不和好。

萬曆二十七年，千乘以三千人從征播州，良玉別統精卒五百，裹糧自隨，與副將周國柱扼賊郛坎，明年正月二日，賊乘宮軍宴，夜襲，良玉夫婦首擊敗之，追入賊境，連破金筑等七寨，已偕西陽諸軍直取桑木關，大敗賊衆，爲南川路戰功第一。賊平，良玉不言功。

按明史卷三百十二，四川土司播州宣慰司條，萬曆元年楊應龍漢宣慰司職，二十年會倭大入朝鮮，徵天下兵，楊應龍願將五千兵征倭，繼抗不出兵，而明廷年撫未定，二十八

年二月十二日，以大軍集成都，分八路進攻，每路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六月四日，克土城。楊應龍自縊死。

明史卷二百四十七馬孔英傳：「大征播州楊應龍，……先以石砧宣撫馬千乘兵破賊金筑」。

按芝蘭記第十一龍播，第十二雙叛，第十三夜擊，第十四誓師，第十五平播，即演此故事。

其後千乘爲部民所訟，瘐死雲陽獄。

按芝蘭記第十六閩算，云四川差了邱乘雲，催逼破稅，第十九義概云太監邱乘雲到四川，四出訛詐，酉陽永寧等處都送錢，石砧也被騙了一次，第二十譏離云「密令奸徒冒索貴司部民悲語誣陷，已言著撫按與礦使密拏會審」。第二十一獄渡云「公公密諭，叫我取馬宣撫的性命」，乘騎了乘睡，以紙蓋在面上悶死。死於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七日。按明史卷三百零四宦官梁永傳：「令四川稅使邱乘雲兼攝雲南事」。是邱乘雲爲四川稅使是有其事。

良玉代領其職。良玉爲人饒胆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嫺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爲遠近所憚。

按芝龜記以白桿兵，係矛桿不加油漆，本色爲白，矛柄有一小鈎，桿尾有一小環，過山崖之地，以矛之齒鈎向上掛，以第二矛之鈎掛在第一矛柄尾之環上。以此而延長，軍士乘矛桿而上。按石砮土司所轄，古多苗胞，善於山地戰爭。

泰昌時，徵其兵援遼。

按芝龜記云秦邦屏奏民屏曾援朝鮮征倭寇，第二十譙離云「自家秦邦屏與兄弟民屏，東援朝鮮，曾著微勞，西討播州，亦收末效」，是曾東援過朝鮮征倭寇也。

良玉遣兄邦屏，弟民屏，先以數千人往，朝命賜良玉三品服，授邦屏都司僉書，民屏守備。天啓元年，邦屏渡渾河戰死，民屏突圍出，良玉自統精卒三千赴之，所過秋毫無犯，詔加二品，卽予封誥。子祥麟，授指揮使，良玉陳邦屏死狀，請優恤，因言臣自征播以來所建之功，不滿纔妬口，貝錦高張，忠誠孰表。帝優詔報之。兵部尙書張鶴鳴言「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寶石砮西陽二土司功。邦屏旣歿，良玉卽遣使入都，製冬衣一千五百分給殘卒，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關，上急公家難，下復私門仇，氣甚壯，宜錄邦屏子，進民

屏官」。乃贈邦屏都督僉事，錫世廕與陳策等合祠。民屏進都司僉書。

按石砬秦良玉墓上刻石有：

「奉天誥命

奉

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無表有同仇之……

一門有小我急公之婦不……

願猶自義之而矧其進……

爾土官授三品服體奉良玉……

殉國同氣重以同心母子……

忠因之教孝雖腐功有待慎以……

紆而意氣威害以愧懦夫……

矣式以卹錄秦邦屏原爾忠……

加二品服色封夫人仍授爾子……

辭驥指揮使錫之誥命諒爾……

有加義憤彌胸尙速爾旅……

精伐之靈迅歸……

續欽哉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按上碑文殘缺甚多，但可窺其誥命的大概。

按明故太子太保忠貞侯都督僉事總兵官一品夫人秦夫人忠州忠祠記云：『遼西告警，御北徵兵，帥數千人，膺二品服，於時烽傳邊徼，血溢渾河。兄則授命成仁，喪尸而將馬革；弟則衝圍脫險，躍窰而出龍潭。』

按明史卷二十二熹宗本紀，天啓元年『諸將援遼，戰於渾河，皆以沒。』秦良玉之兄秦邦屏死於是役。

明紀熹宗紀一『清以重兵薄瀋陽，童仲葵、陳策、自遼陽馳救，次渾河，游擊周敦吉固請與石柱都司秦邦屏先渡，營橋北；仲葵策，及別將戚金，參將張名世，統浙兵三千，營橋南。邦屏結陣未就，清兵來攻，却復前者三，民屏欲立首功，先期渡鄧河，入撫順關，連克三小砦，遂乘勢攻隆爾濟谷口，屯兵隆爾濟山，邦屏偕酉陽軍攻界藩，努爾哈赤方築界藩城，夫役萬五千人，以精騎四百護之，聞邦屏兵至，伏精騎谷口以待，俟軍過伏發尾擊之，至界藩渡口，以夫役千人，相助反攻，而率六旗兵直趨隆爾濟山大營。民屏援邦屏馳突圍中，擊殺數十人，清兵乘機拔柵踰壘，佔領隆爾濟山，萬矢雨集，復據高馳下

秦良玉

九

夾擊，衝石碓西陽軍爲數隊，邦屏中矢死，游擊周敦吉，參將吳文傑，守備雷安民等皆死，民屏身帶重傷，躍馬突圍出。

按秦氏家乘云秦邦翰亦戰死渾河。邦翰爲民屏弟。

部議再徵兵二千，良玉與民屏馳還。抵家甫一日，而奢崇明黨樊龍反重慶，齎金帛援結，良玉斬其使，卽發兵率民屏及邦屏子翼明拱明溯流西上，度渝城，奄至重慶南坪關，扼賊歸路，伏兵襲兩河，焚其舟。分兵守忠州，馳檄夔州，令急防瞿塘上下，賊出戰卽敗歸，良玉上其狀，擢民屏參將，翼明拱明守備。己而奢崇明圍成都急，巡撫朱燮元檄良玉討，時諸土司皆貪賊賂，逗留不進，獨良玉鼓行而西，收新都，長驅抵成都，賊遂解圍去。良玉乃還軍，攻二郎關，民屏先登，已克佛圖關，復重慶。

明史卷二十二 熹宗本紀天啓元年「奢崇明圍成都……石碓宣撫使女土官秦良玉起兵討賊」。二年五月癸亥「秦良玉杜文煥破賊於佛圖關。官軍合圍重慶，復之」。

按明史三百十二四川土司永寧宣撫司條，萬曆十四年，奢與子寅久蓄異志，借調兵援

遊，遣其婿樊龍部黨張彤等領兵至重慶，久駐不發，巡撫徐可求移鎮重慶，趣永甯兵，樊龍等以增行糧爲名，乘機反，殺巡撫道府總兵等官二十餘員，遂據重慶，分兵攻合江涪溪，破瀘州，陷遵義，僞號大梁。布政使朱燧元，周著，按察使林宰，分門固守。石砫土司女官秦良玉，遣弟民屏，姪翼明等，發兵四千，倍道兼行，潛渡重慶，營南坪關，良玉自統精兵六千，沿江上趨成都。樊龍收餘衆數萬，據重慶險塞。燧元將良玉等奪二郎關，總兵杜文煥破佛圖關，諸將迫重慶而軍，官軍與平茶酉陽石砫三土司，合圍重慶，城中乏食，燧元遂以計禽樊龍殺之。遂重慶。

明史卷二百十九朱燧元傳附胡平表傳：「胡平表雲南臨安人，萬曆中舉於鄉，歷忠州判官。天啓元年秋樊龍陷重慶，平表絕城下，詣石砫土官秦良玉乞師，號泣不飲食者五晝夜，良玉爲發兵，巡撫朱燧元檄平表監良玉軍。」

按秦良玉傳：「編初集首列明史秦良玉傳：『擢民屏參將，翼明拱明守備。』下比明史多出『已而良玉少挫，餉不繼，引還。陳指揮者，祥麟婦翁，留屯鄆都，肆剽掠，遠近訛言良玉亦反。』將下『已而奢崇明圍成都急』，改爲『會奢崇明圍成都急』。不知何所據，但馬祥麟之妻爲張銓之女，而非陳指揮之女。或有小敗事，是以有胡平表之親去求師，哭五日而方出兵。或亦有訛言秦良玉反，是以有胡平表之監軍。」

按明史卷二百四十九朱燧元傳云：「永寧古蘭州地，奢氏獮鬪種也。……微川兵援

遂，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樊虎，以兵詣重慶……反，殺可求，及參政孫好古，總兵官黃守魁等……時九月十有七日也，賊遂據重慶……崇明僭偽號，設丞相五府等官……趨成都……變元徽徵……入援……石砮女士官秦良玉軍敗賊牛頭鎮，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圍……解……惟重慶爲樊龍等所據……徐如珂率兵蹕出佛圖關後，與良玉攻據之。

良玉初舉兵，卽以疏聞，命封夫人，錫誥命，至是復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命祥麟爲宣慰使，民屏進副總兵，翼明拱明進參將。良玉益感奮，先後攻克紅崖墩，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巢。蜀賊底定，復以援貴州功數資金幣。三年六月，良玉上言，臣率翼明拱明提兵裹糧，累奏紅崖墩諸捷。乃行間諸將，未覩賊面，攘臂誇張；及乎對壘，聞風先遁；敗於賊者，惟恐人之勝；怯於賊者，唯恐人之強。如總兵李維新，渡河一戰，敗衄歸營，反閉門拒臣，不容一見，以六尺軀鬚眉男子，忌一巾幗婦人，靜夜思之，亦常愧死。帝優詔報之。命文武大吏，皆以禮待，不得疑忌。是年民屏從巡撫王三善

抵陸廣，兵敗先遁，其冬從戰大方，屢捷，明年正月退師，賊來襲，戰死。二子佐明祚明得脫，皆重傷。良玉請卹，贈都督同知，立祠賜祭，官二子，而是時翼明拱明遂進官至副總兵。

按明史朱燮元傳：「四年春陷貴州，巡撫王三善軍沒」。

明史卷二百四十九王三善傳「秦屏民亦破賊五大寨。四年正月……副總兵秦民屏戰沒」。

按忠州家詞記云：「竈婢齋娘，都能破賊，迭獻紅崖觀音寺青山墩諸捷，併叙援黔功，先後資金幣無算」。

明史朱燮元傳附盧世安傳「武將則……秦翼明……等，帝納之」。

崇禎二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與翼明奉詔勤王，出家財濟餉，莊烈帝優詔褒美，召見平臺，賜良玉綵幣羊酒，賦四詩旌其功。

按其詩云：

學就西川八陣圖，鴛鴦袖裏握兵符；由來巾幗甘心受，何必將軍是丈夫。
獨錦征袍自剪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多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
露宿風餐誓不辭，飲將鮮血代贖脂；凱歌馬上荷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時。

憑將箕箒掃匈奴，一派歡聲動地呼；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

右詩刻在石碯太保祠寢殿左側碑上，其碑前面有「明莊烈帝崇禎三年召賜太子太保贈封一品夫人前軍都督唐同知充四川總兵官秦良玉詩」，後有「明崇禎庚午先太保勤王召對平臺賜詩四章，歸羅玉拜樓，庚寅寇變亡失，傳聞記憶者，惟蜀錦征袍章也。歷九十年至我朝乾隆庚申，得見全詩於臨江熊氏家藏扇面上。捧讀如獲球圖，謹勒石示子孫。其第四章首句遺三字敬闕之，乾隆五年冬十月，元孫宗大沐手敬書」。按原碑「掃匈奴」三字作「三字缺」，當恐清政府有所忌，偽爲「缺三字」，茲據馬氏宗譜補。但按彙編以朱彝尊明詩總，選此詩，此句作「憑將箕箒掃匈奴」。

按秦良玉墓額刻石有殘字：

「諭入衛四川總兵官秦良玉

遠來忠勤可嘉○○○○

紅蟒衣一襲玉帶一條○○

肆拾兩紵絲綉表裏兩着○○

銀壹千兩爲軍中用度仍○○

兩部送給軍士糧餉○○○○

良玉陞陞都督同知回家○○

○知道欽此欽此

崇禎四年二月

上碑文殘缺不全，但可補明史所稱賜「綵幣」之種類與數目的大概。

會四城復，乃命良玉歸。

按忠州秦氏家乘秦太保良玉別傳云：「太保復留子祥麟，暨子婦張氏，亦駐京畿間。厥後祥麟逐流賊王嘉允王自用於晉衛間，張以孤軍戰沒侯家莊，祥麟乃南旋。張名風儀，忠烈公銓女也。」

按明史卷二百九十一忠義張銓傳：「張銓字宇衡，沁水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天啓元年……銓退保河西……城破被執，不屈……遂自經……贈忠烈」，芝龕記言其死遼東相符。傳云：「其子道澂錦衣指揮僉事，銓父五典……度海內將亂，築所居寶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銓妻霍氏……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芝龕記以秦良玉之子馬祥麟至沁水娶妻遇堡圍，裏外夾攻賊乃敗去。是有其母霍氏，必有其女張氏；有其婆秦良玉，乃有其媳張風儀，均以女將名也。現在秦良玉九世媳馬楊舜貞年七十五，亦善書能文，可謂秦氏世爲巾幗英雄。

按別傳云：子祥麟先太保卒，太保遺命祥麟子萬年，守城東萬壽山。至清順治十六年馬萬年降清。是馬萬年或爲張風儀所生。而張風儀或未死於侯家莊，如其婆秦良玉以壽終於

石砬？

明紀崇禎三年六月「會四城復，乃命良玉歸，見諸賊所在蜂起，而翼明駐近畿，子祥麟、張鳳儀亦住京間」。

乾隆四十九年王榮緒奏夫人廟碑「子祥麟，婦張鳳儀皆隨婦人征戰有功」。

明史卷二百六十八曹文詔傳「四川石砬土官馬鳳儀軍敗沒於侯家莊。賴文詔馳退賊」。卷二百七十三左良玉傳「總兵鄧珏方立功萊州，乃命將川兵，益以石砬土司馬鳳儀兵馳赴，良玉與其角賊。已而鳳儀以孤軍戰歿於侯家莊」。

明紀崇禎六年「命鄧珏將，四月，兵往，以石砬土司馬鳳儀兵益之……會馬鳳儀敗沒侯家莊」。

按芝翁記四十三，以馬祥麟調赴河南，行至大名臨洛關，有流寇圍城，馬祥麟率兵逐寇，張鳳儀改爲男裝，僞名馬鳳儀入城守衛，太監孫茂霖監軍過臨洛關，以守關者不迎接，逐張鳳儀出城，南行至侯家莊被賊所圍，莊上有邊月關與張鳳儀易服，賊去圍邊，（第九邊月關至石砬求救）張得脫歸，邸報以馬鳳儀死於侯家莊，係誤。

而翼明駐近畿，明年築大凌河城，翼明以萬人護築，城成，命撤兵還鎮。七年流賊陷河南，加翼明總兵官，督軍赴討，明年鄧珏死，以所

部皆蜀人，命翼明將之，連破賊於青崖墩，吳家堰，袁家坪，扼賊走
鄖西路。翼明性恒怯，部將連敗，不以實聞，革都督銜，貶二秩，辦
賊。已從盧象昇逐賊穀城，賊走均州，翼明敗之青石鋪，賊入山自保
，翼明攻破之，連破賊界山，三道河，花園溝，禽黑煞神，飛山虎，
賊出沒鄖襄間，撫治鄖陽苗胙土，遣使招降，翼明贊其事，爲賊所給
，卒不降，翼明胙土皆被劾。已而犯襄陽，翼明連戰得利，屯兵廟灘
，以扼漢江之淺，而羅汝才，劉國能自深水以渡，遂大擄蕪黃間，帝
以鄖襄屬邑盡殘，罷胙土，切責翼明，尋亦被劾，解官。

按明史卷三百六十一盧象昇傳乃調四川及寧于土兵，搜捕均州賊。

而良玉自東師還，不復援勦，專辦蜀賊。七年二月，賊陷夔州，圍太
平，良玉至，乃走。十二年扼羅汝才於巫山，汝才犯夔州，良玉師至
乃去，已邀之馬家寨，斬首六百，追敗之留馬壩，斬其魁東山虎，復
合他將大敗之譚家坪，北平，又破之仙寺嶺，良玉奪汝才大纛，禽其

渠副竭天，賊勢漸衰。

蜀碧：「庚辰夏五月，石柱女士官秦良玉大破羅汝才於夔州。」

明史卷二百之十，邵捷春傳：「初，汝才在寧昌，阻江，爲諸將劉貴、秦良玉、秦翼明、楊茂選等所拒，不得渡。」

當是時，督師楊嗣昌，盡驅賊入川，川撫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惟良玉及張令二軍，絲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使按營壘，見良玉軍整，心異之，良玉爲酒，語遜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誼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問故，良玉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殊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嶺，俯瞰吾營，鉄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尙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以蜀爲壑，無愚智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令賊無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遜之深然之。而捷春移營，大昌監軍萬元吉亦進屯巫山，與相應援。其年十月，張獻忠連破官軍於觀音巖，二黃嶺，遂從上馬渡過軍，良玉偕張令

急扼之竹園坪，挫其鋒。會令爲賊所殪，良玉趨救不克，轉鬥復敗，所部三萬人略盡。

明史卷二百九張獻忠傳「張令死，石砮女士司秦良玉亦敗」。

乃單騎視捷春，請曰：「事急矣，盡發吾溪峒卒，可得一萬，我自廩其半以半餼之官，猶足辦賊。捷春見嗣昌與己左，而倉無見糧，謝其計不用。良玉乃嘆息歸。時搖黃十三家賊橫蜀中，有秦繼勳者，良玉族人也，爲賊耳目，被禽，殺獄卒遁去，良玉捕執以獻，無脫者。張獻忠盡陷楚地。

逸事「子婦張鳳儀與夫祥麟守襄陽，孤軍戰於城家莊，援兵不至，皆沒於陣。祥麟亦有勇略，屢立戰功，仕至指揮使，晉宣撫使。祥麟之殉襄陽也，先與其母書，言「兒嘗與城將亡，願大人勿以兒爲念」，玉批其書曰「好好，真吾兒」。其書今尙存」（指道光三十年）。其死在崇禎十四年。

將復入蜀，良玉全蜀形勢，上之巡撫陳士奇，請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

明史卷六十三陳士奇傳「石砮女射秦良玉，嘗聞全蜀形勢，請益兵分守十三隘，扼賊奔突，置不問。蜀以是擾。」

復上之巡按劉之勃，之勃許之而無兵可發。十七年春，獻忠遂長驅犯夔州，良玉馳援，衆寡不敵潰。

明史卷二百三十九張令傳「巡撫邵捷春駐重慶，遣守黃泥窪，倚令及秦良玉爲左右手」。又云「無何，秦師謀而西歸」。卷二百六十三陳士奇傳「奪佛圖關，陷涪州，士奇徵石砮拔兵，不至」。

按別傳云「唐王隆武二年，遣使徵太保，加太子太保，封忠貞侯，賜以印。太保奉詔將行，命我大清兵克福州，遂不果。時海內底定，馬氏懼以唐王事擾禍，故終太保世無敢言者，而明史亦闕而不書，今賜印尙存馬氏宗祠云」。

按印文及邊款等均見前補頁所印之圖，此印長三寸六分，寬二寸，厚五分，柄長二寸四分（以市尺計）。重一千二十八公分。

按隆武二年距秦良玉之死僅數年，使用不久，而此印何以磨得很快，印的棱角也磨禿了？詢其家人，云相傳此印可避邪，將此印蓋在紙上，懸掛房中，沒有疾病災害，尤其是治瘧疾最靈。將蓋印之紙頂在頭，一夜病愈。以張獻忠爲七殺星下凡，死後爲瘧疾神；秦良玉爲玉女星下凡，可以收服七殺星，故治瘧疾最靈，鄉間求蓋印者甚多，是以印角磨

禿了。這固是迷信，但藉此可以將此南明遺物保存下來，否則早作廢鏹了。

吸全蜀盡陷，良玉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

固守石柱檄文

（錄自秦良玉傳彙編初集）

「爲傳布告我父老軍士，同心禦侮事。慨自賊犯蜀，石砬震恐，有議降者，有譏謬者。嗚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高皇帝以布衣提三尺劍，四征不庭，乃定丕基。今皇上神聖英武，獨運廟謨，敵逆雖狡，指顧成禽。我父老軍士，奈何不詳察虛實，妄聽謠誑；滋長寇賊之威，挫餒軍旅之氣耶？本使以一弱女子，而蒙甲冑者垂三十年；上感朝廷知遇之恩，涓埃未報；下賴將士推戴之力，思其功名。石砬存與存，石砬與亡，此本使之志也！抑亦封疆之責也！然存謂獻賊善於將兵，戰無弗利者！噫嘻！此實虎之俛，雉之媒，○○○○也。夫襄陽乞降，熊巡撫受其給；澧州潰圍，左軍門勝其志。若令其當本使，則其技立窮矣。往者播州之役，殲厥精銳八千；賈州赴援，解嚴不越九日。他若重慶之捷，成都之捷，夔門之捷，均彰彰在人耳目。想我父老軍士，共見其聞，非本使一人私言也。今者賊之前鋒，已逾荆關，距石砬僅三百里耳。乃忽盤旋如蟻，游移如狐，欲前復却

欲進又退；本使不知其何所顧忌而若此？雖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格言，兵家之要道也！本使國憤家仇，痛心交併；漢賊不兩立，其勢直不可以終日。然亦不敢恃血氣之勇，昧壯老之義，而學匹夫掛劍之態！其盤澗碩，泉石逸士；懷留侯之奇謀，隱推陰之雄略；足以制賊死命，而貢諸本使前者，固當虛衷翁受，拱聽明誨。即降至與羣走卒，或有一策可師，片言足採；本使亦無不樂與周旋，崇以禮貌。惟本使鯁鯁過虛，不得不與我父老軍士約者，則以全蜀淪陷，羣賊蠅屯；其偵騎之密布，選卒之四出，禁無可禁，防不勝防。是在各奮報國之心，共作同袍之氣。毋惑妄論，毋聽謠言；毋許越界，毋許私徒；臨陣身必先，殺賊志必果。勿為淫，勿劫擄，勿墮張，勿浮動。遵所約則賞有差，悖所約則殺無赦。本使令出法隨，雖親不貸。敵至之日，其各凜遵！」

賊逼招土司，獨無敢至石柱者。後獻忠死，良玉竟以壽終。

按石柱秦良玉墓碑刻有：

皇明永曆戊子歲……

鎮守四川等處……

明上柱國光祿大夫

將軍○軍都督○都……

總兵官左軍都督府左都督管石柱宣慰……

按明桂王「永曆戊子」，爲永曆三年，清順治五年。可知秦良玉死時尙在明代正朔。別傳云「家居至戊子歲，病卒，壽七十五，葬城東十五里迴龍山」，按石碇大保秦良玉本主書秦良玉生於明萬曆二年正月廿二日申時，卒於清順治五年五月二十日申時。

翼明既罷，崇禎十六年冬，起四川總兵官，道梗命不達，而拱明值普名聲之亂，與賊鬥死，贈卹如制。

按馬氏宗譜馬萬年傳，以朱容藩來寇時，遵祖母秦夫人遺命，率萬餘人，避居馬鞍山，於順治十六年投誠，康熙十九年頒發石碇賞慰印信，節制九溪十八峒，兼州衛，大田所，外轄三州，仍聽川督巡撫節制。子三人，洪裔、洪基、洪猷、女適譚弦。至乾隆二十五年，另設石碇直隸縣，土官慰改爲土通判，不預民事。至民國四年政府知木碇石碇雙土司鈴記。今尙存在。石碇立縣，土司已無實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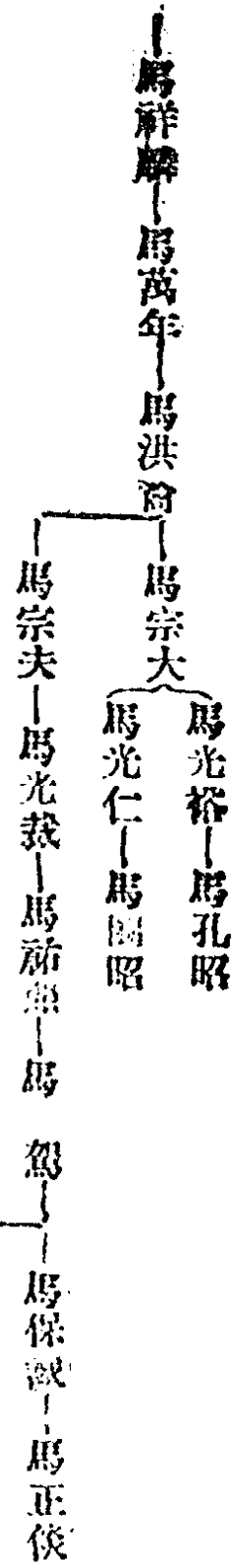
馬家的世系是：

馬定虎—馬克用—馬良—馬應仁—馬真—馬翻—馬澄—馬徽—馬書—馬素

馬蘇—馬計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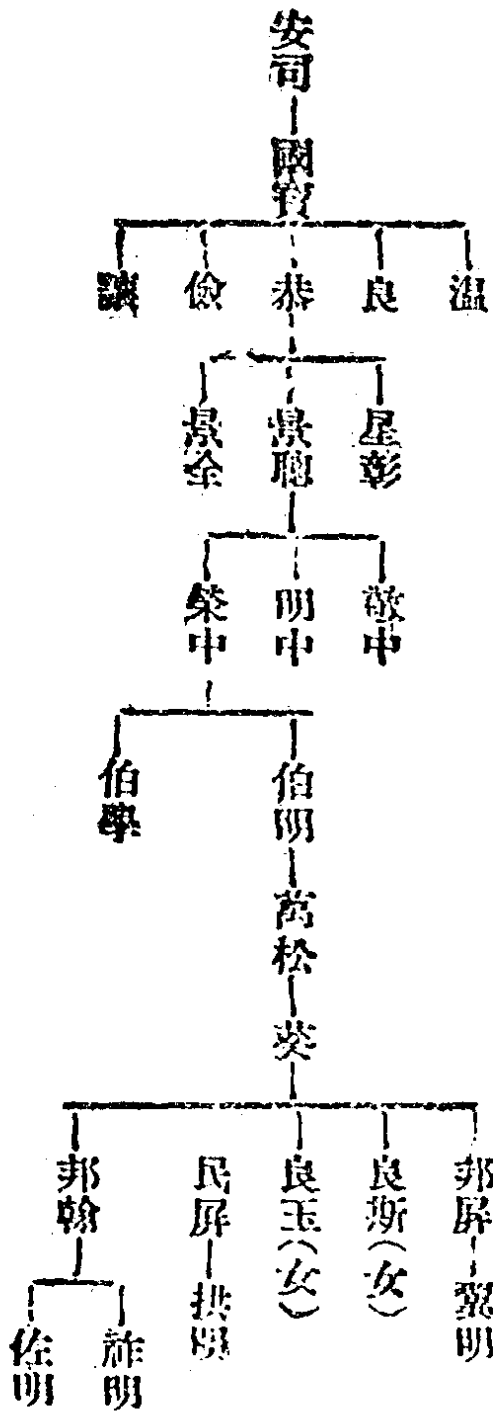
馬千乘

秦良玉



馬正儀現年四十歲，其母楊舜貞女士今年七十五歲，均隨此次秦良玉遺物來渝展覽，當場招待。

秦家的世系是：



秦良玉目錄

- 一 忠州的由來
- 二 秦馬之始
- 三 演武廳之夜
- 四 秦馬聯姻
- 五 播州之亂
- 六 連破金筑七寨
- 七 計取桑木關
- 八 烏江路敗績
- 九 蕩平播州
- 十 承襲土司

秦良玉目錄

- 十一 老翁勵子出征
十二 渾河血戰
十三 娘子軍出關禦敵
十四 奢崇明叛變
十五 伏兵襲兩河
十六 回取重慶
十七 平定永寧
十八 夫人城
十九 勤王
二十 收復四城
二十一 大破張獻忠
二十二 敗走羅汝才
二十三 她永遠活在忠人的心中

秦良玉

一 忠州的由來

輕縵似地散雲，像遊絮般的在虛空飄蕩着，三五片彩霞，簇擁了血紅色的落日，停滯在兩山頭，對這歷史性的古城，正在作留戀的話別，還將它底餘輝斜射到叢林里，給樹葉都鑲上了金邊；歸巢的小鳥，趁着晚霞，向自己的林間奔去，間或發出些吱吱喳喳的喧譁。長天由靛藍而漸漸轉入深灰，這紅翠屏山更添上一番嬌媚了。

明淨的溪流，奏着淙淙鏗鏘的樂曲，山北向西轉一個灣，再逕直的朝東流入長江去，這條溪叫鳴玉溪，當地的名勝之一，它的底層全是些細沙粒，因此清可鑑人，而溪水流經上面，却發出很好的聲音，所以人們給它一個雅號，叫做鳴玉平沙；這時有一個寬袍博帶的老人，正扶杖着幽靜的溪徑上，怡然自得的徘徊着；他時而極目東望，東邊稍遠一點是夔州故里，便追憶起了斷頭將軍豪邁而忠毅的故事，心里止不住興起了景慕的敬意；時而俯首沉思，一部生活史歷歷映入腦際，到後來兀自發生些滄桑的感慨；這老人是誰呢？不用說，本書的主角之一了；他姓秦名葵，原是湖北人，在元朝末年，因徐壽輝作亂

，機密荆楚一帶等地方，他的祖先秦安司，爲避免流寇的蹂躪，便同着鄉人，收拾細軟，及隨身應用物件，率同一家大小，流亡到四川的紹慶路來，到了秦葵的遠代祖國寶，又由紹慶路遷到忠州的鳴玉溪；從此以後，他們便在這地方安居樂業了。

忠州原來的名字叫臨江；春秋時巴曼子鎮守重慶，他的部屬夔子造反，由夔府一直侵入雲陽，巴曼子親自去剿滅他，但結果却失敗了，退到臨江來，他的部將便到楚國去求救兵，楚國不肯，後來許他三城，才應允了，事平後，楚人向曼子索取三城，曼子便在城上對楚人說：「我奉周天子命來安撫這地方，寸土是不輕易與人的，如果我不遵守，便是不忠，但既有言在先，我不履行，便是不義，不忠不義，何以爲人，請一死以謝貴國！」鬪罷，他便抽出佩劍，向頂上一抹，頭首滾落在城下，楚人也不好再強逼，便收兵回國去了，當時的老百姓很感激他，將他的遺體從豐殯葬後，又給他立一座廟宇，叫做巴台寺，把他殉職的地方，改名爲忠州，用來紀念他，一直流傳到現在，當地的父老，至今還嘖嘖贊揚這一段悲壯的故事咧！

鳴玉溪的西面是雲根鎮，東爲樂天鎮，正中有兩座大橋，是通入這兩個地方的要道，和樂天鎮稍近一點，便是忠州城了。

老人正在領略這夕陽的景色，忽由左側的曲徑里，傳來一陣雜沓的步履聲，隨着三個身軀結實的小孩子笑容可掬的出現在老人的面前。

「爸爸！你聽！這溪流的好聲音，多麼悅耳啊！」其中一個女孩子，搶步跳近老人的身邊，抓着他的衫袖說。

「是呀！」老人伸出了多皺的手掌，撫摸着女孩子的柔髮，「所以人家給它取名『鳴玉』，這是非常恰當的啊！」

「看呀！」女孩子用手向翠屏山一指，「紫極晚煙升起了！」

果然山腰裏有條似雲非霧的東西，像一根絲也似的呈現着；其實倒不是雲霧，也不是煙，却是長江的水，受了太陽的熱力所蒸發，裊裊上升，給四周的山擋住了，便橫互作一條紫色的直線，漠漠濛濛，經久不散，很是好看。

「你們不要只是貪玩，功課要緊！」老人的顏色頓時莊嚴了起來，但聲音仍是帶着顫動而柔和。

「爸爸！你在想甚麼？」年齡稍長一點的男孩，輕聲的詢問着。

「唉！天下又將大亂了！你們趕快準備着，爲國出力吧。」

「向來捍衛國家的責任，都付託在男子身上；難道女子就不能提刀殺賊嗎？真是太看我們了！」女孩子努起一張小嘴，在生氣了；

「好孩子！你是大有作爲的，努力吧！」老人的笑容開展了，仁慈地諄諄地溫慰着；

「哦！我記起了！爸爸不是答應今晚給我們講解兵法論嗎？真的！好光陰不要浪費

，我們回去吧。」女孩子好像忘了剛才所受的委屈而得到了鼓棒般連連的催促着說。

「好！走吧！」

於是幾個人影漸漸地便在暮靄中消失了。

二 秦馬之始

秦葵是一個博通經史的宿儒，壯年時中了一名拔貢，因見當時的神宗皇帝荒淫無度，朝中奸賊當道，各地的盜賊又紛紛蜂起爲害人民，便無心再求上進了；只在家裏閉門課子培養下一代後裔，等待時機，以便挽回垂危的局勢，但還是憂懷國事，隨時好忠義的意旨來勉勵子女們。這時他已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了，長男名邦屏，末了一個小兒子名民屏，女兒第二，給她命名良玉，這名字是根據她的降生地而取的；到後來他又自號鳴玉遺老；從此專心一意教給他們的詩書，不再問外事了。

子女輩中之要算良玉的天資最爲聰敏，讀書是過目成誦，牢記不忘；秦葵除了親自教導他們的詩書外，家中又聘了一位有名望的教師，來傳授兩個兒子的武藝，良玉得到這個消息，便悄悄在繡樓上將窗紙撕一個洞，正對着他們習武的武廳，偷着兄弟二人的功課，一面還摹仿他們的姿勢，照樣的比擬一番；還怕不相像，到了夜深人靜時，獨自的又跑到武廳去，在威武傑士取諸兵器，當地的演習着，每天如是，習以爲常，邦屏、民屏還沒有

學會時她已經精通嫻熟了，後來秦葵知道了，很嘉許她，索性教她也加入和兄弟二人一道操練；她不用說是喜出望外；在當時固陋的社會里，一個女子居然也能夠和男子一樣的投師習武，要算最難得的一回事了。

良玉的資稟既迥異常人，每逢發問都很中肯，加以好學不倦，不數年間，所學的本領連却屏和民屏都趕不上她；這樣一來不但博得秦葵百般的鍾愛，就連遠近都知道她的武藝超羣和學蓋一鄉了。

當時的社會是很蔽塞的，一個生長閨閣的女子，不去描花綉朵，却來習槍弄棒，當然是會引起一般人的奇異的；他們把這事當作一件新聞，逢人便說，由近而遠，慢慢的就傳到一個姓馬的耳內去了。

這人名叫馬千乘，是漢朝伏波將軍馬援的後裔，原籍是在陝西扶風縣，這時住在隔忠州一百多里的石砭里，馬氏在晉，唐，五代，及宋，明，都著有戰功，賜封世襲石砭土司，傳到馬徽，娶覃氏為妻，生有兩個兒子，最小的一個名千駟，年長的一個就是千乘了。

千乘生來天性純篤，沉默寡言，酷好弓馬，家中聘有名師，朝夕不輟的操習技藝，千駟比較活潑些，但多少總帶點輕浮，常在他的母親面前取巧弄乖，假意承順，覃氏以為他聰明伶俐，不免有些溺愛和偏袒他，這樣一來，千乘在家庭中的地位，漸漸的便有着雲泥

之物了。

萬歷二十二年，馬徽死了，覃氏想自己承襲丈夫的職位，士吏馬邦聘不服，招集馬斗斛斗霖等率領千餘部兵，把覃氏的住宅團團圍住，教兵卒鼓噪喧喊，要她交出印信來，激得覃氏暴跳如雷，順手提條石凳，狠狠的向外擲去，衆兵卒急忙往兩邊一分。她乘他們閃躲的當兒，跟卽向家將手上奪過一條鐵棍，帶着千駟，迅若急電的跨上一頭劣馬，一條棍舞得來如雨打殘花似的向門外衝出去了。

覃氏撇開鐵棍，一溜煙直馳到播州，投奔她丈夫的舊好楊應龍去了。

馬邦聘等跟蹤趕了一程沒有追着，只得回轉身來，湧進覃氏的臥室，翻箱倒篋的搜了一遍，那里見着印信的影子呢，這正是一團高興，到頭來却是落了空，怎不教他情急忿生呢？於是指使手下，將她的金銀財物，劫掠一個精光，這還不算，又縱火把她的住宅八十餘所，一火而焚之後，才率領部卒，怒烘烘的退出火燄場，迎頭正撞見千乘冒煙突火而來，「印信在那里？」邦聘明知他不見愛於覃氏，印殺決不在他身上，但却淡淡的問了他一句。「被母親帶去了！」千乘毅然地回答着，當下大家計議一番，不免扶立千乘爲土司，以便挾制一切，在這混亂的局面下，千乘也就義不容辭的應允了。

千乘承襲土司之後，首先一着卽訓練壯丁，修繕城堡，經他的一番勵精圖治後，大家也就各守本份，境內濟平，相安無事了。

覃氏到了播州後，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待她們很好，又把他的女兒許配給千驄，母子兩人，倒也平安地過了一段優裕的時光。

靜極思動，人情之常，日子一久遠，覃氏懷鄉的念頭，又油然而興起了，於是辭別了應龍和千驄夫婦等，一個人回到石碇來，千乘聞報，親自出城迎接，母子相見，各訴別情，末了一場大哭，千乘更加恭謹，凡事請命而行，覃氏自然把舊日的觀感和態度，稍為改悔了一些，後來看見自己的房屋全化為灰燼，只剩些破瓦頽垣，一問千乘，才知馬邦聘等所為，於是想起當日情形又忿又惱，只得具表申奏朝廷，請旨發落，神宗帝因糧長莫及，將表文批交四川巡撫執行代訊，二十三年捕馬邦聘等下獄，後來邦聘等瘦死獄中，覃氏的一場怒火才稍為平息。

人的意志是不能轉移的，千乘對覃氏雖百般孝順，但總化不了她的成見，不時到播州去看望小兒媳，對千乘冷漠的態度更日形顯露了；處此情況之下，千乘只有垂頭嘆氣，每一個人暗地飲泣。

千乘的業師佟肇陽常常拿好言勸慰他，但他依然終日愁苦，雙眉緊皺，肇陽和秦葵是小時同窗的摯友，久不相見，很想去會會他，一敘離情，便打點起程，叫千乘也同去。沿途作伴，也好開展他的煩襟，解除胸中悒鬱，千乘也耳聞秦良玉的聲名，藉此去訪他倒也可得到不少補益，於是摒擋之後，也就一起同行了。

這時良王年已及笄了。

三 演武廳之夜

冷得很！二月的陽光，還不够暖和平，庭心的盆景，雖然披上了綠色，但枯槁的老樹根，多還是空蕩蕩的，疎枝沒有幾片新葉，只有檐前一樹紅梅，開了幾朵小花，顛巍巍的迎風搖曳着，表示它已經先得了春意，其它的雖然也有含苞待吐的，但因地區和氣候的緣故，還似初夜的少婦一般，羞怯怯的沒有開滿枝頭咧！

畫檯上，小燕兒頑皮地追撲着，打着，把牆紅色的巢泥，不時動落幾粒在地下，演武廳的空氣很恬靜，沒有繁囂嘈雜聲，只是賓主們歡愉的語語，一起一落的應和着，主人的面容愈加開朗了，頷下的肌肉鬆弛着，一絲絲的笑紋在唇邊展開來，客人的談話，更是源源不絕，讓愉快的笑浪，佔了整個的空間，來客是一老一少，上首的一位，紫棠色的面皮，年約有五旬上下，他將他的弟子介紹給主人後，一雙慈祥的老眼便端詳地在他的身上打量着之後，回轉頭來，將他的老友看了一下：

「很好！驍陽！得着這樣英俊的高足，真是不辜負你的眼力呵！」

客人兀自謙遜着：「多承獎兄謬譽，其實，還要請老友不吝的指教他呵！」

「不敢當得！」秦葵將兩手一拱，隨即問千乘學些甚懣，家中雙老在否兄弟幾人等

，千乘恭謹而大方地回答着，這給主人的印象是才德皆稱，穩重老成，覺得他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美滿的將來正在等待着他去開發咧。

「民兒？你在忙些甚麼？快來給修伯父請安吧！」民屏正從外面打獵來，聽了父親的吩咐，急忙走近肇陽的面前深深一揖「這是石柱馬世兄，你們還未見過面吧！」秦葵便向千乘一指，他跟即離位彎腰曲背深深一躬，迎連禮不迭，「民兒！」秦葵又在分派他了：「你到內面去，請你母親準備點可口的菜蔬，來款待修伯父和馬世兄吧！」民屏，諾諾連聲，一趨跑進上房，只見良玉一人在那兒。他回轉頭就是一趨，良玉眼快，早已望見，一步縱將上前，將他衣領抓住，民屏急待掙扎，那能脫身，只好連連請求：「好姐姐！放了我吧！」「告訴我！甚麼事這樣鬼鬼祟祟的！」這把民屏急得來青筋暴漲，連連跌腳？「不要開玩笑，我：我有要事！」良玉嘆噉地笑了起來：「我曉得你有事，我就問你是甚麼事呀！」「快放手，不要嚇我了，回頭父親又要責備我呵！」民屏幾乎哭了起來，良玉還是不肯放，民屏沒奈何只好沒頭沒腦的說了一個粗枝大葉：「家裏有客來，父親叫我請母親準備點菜款待他們！」「誰呢？」「你偏愛這樣尋根究底，告訴你罷！是石柱的馬世兄，也是愛好武藝的，人很斯文，還有一個是修伯父！」「哦！」良玉把手一鬆，民屏便像如得大赦似的一陣風又跑出去了。

良玉好奇心一動，不聲不響的隨到貼近演武廳的屏風後，凝神靜氣向外一觀，果見父

纔陪着兩位客人，正在那里津津不倦的談論着，下首一位少年生得來器宇軒昂，英氣勃勃，頭戴四梁金珠冠，身穿團領緋羅袍，腰橫素金帶，下面是白襪烏履，鼻正口方長眉入鬢，兩隻眼神光奕奕，精神飽滿，軀體魁梧，再加上談吐風雅，舉止大方，在這質樸的寒鄉僻壤里，愈顯得來他是一位出衆的英才了！

這天秦葵很高興，不一會，邦屏也回來了，家中有現成的野味，配合上幾肴可口的園蔬，再搬出家藏陳年的香釀，賓主們淺斟慢酌，直吃到月上西山，才撤席離座，秦葵又將自己的書齋打掃一番，把這遠來的顯客安頓在內面，因為他們風塵僕僕，想來很是疲倦，略一談敘之後，便叫他們早時安寢，這時夜幕已經深深下墜了。

年輕人的生理狀態比老年人稍有不同，愈是勞動之後，愈不能安眠，再加上千乘的心里，原有種種苦惱來煩擾他，雖然是暫時的可以忘去，但豈能持久，酒闌人靜之後，却又與盡悲來想到母親的不諒解，和週遭的魔障重重真是心如亂絲，怎能寧貼入睡；用手輕推牀陽時，却已鼾聲大作，索性披衣下床，一個人走出書齋外面去散散步，藉以遣去寂寞的長夜，這時一輪下絃月，已升到中天，冷冷的幽光，照徹了整個庭院，離書齋不幾步遠，是一條甬道，走完了甬道的盡頭再向左轉，便是日間聚談的演武廳了，他緩步的踱去，快到廳堂時忽聽得有一種金屬相碰擊的叮啷聲，他是內行，知道這是在練習武藝，跟即停步不前，恰好旁邊有一架芍藥屏，便縮身隱伏在後面，但心里却不住卜卜地亂跳，因為

這時候還一個人如此行徑，要是被主人發覺，豈不是有失禮貌嗎？他邊想邊把眼光向外射去，只見演武廳上兩個短裝漢子正在操演單刀破矛，這是邦屏、民屏弟兄二人，他在日間會過的，還有一個紅衣女子，獨個兒將一桿銀鎗舞得呼呼風響，起初宛如一條游龍，上下翻舞，左右盤旋，漸漸的只見鎗花不見人影，一道銀光，將她緊緊罩住，毫無一點縫隙，鎗光與月光相映，直是耀人眼目，後來霍然一聲，有如裂帛，鎗光欲失，紅衣女子憑中站立，這時月光從斜面射來，瞧個正着，只見她呼吸舒徐，面不改色，一雙秀目，陪襯着蘋果似的雙頰，體態豐盈，美麗中顯着結壯，眉峰露彩，莊重里却又隱藏了威嚴，他的潛意識告訴他，這必是久已聞名的良玉無疑了。

這時短裝漢子的操練已經完畢了，「哥哥！」民屏將長矛向威武架上一擱，回轉頭向着邦屏；「父親說馬世兄也會武藝，我看他文縐縐的恐怕未見得吧！」

「人不能從外表決定的，」邦屏還沒有回答，良玉却從中插嘴了；「很多大本領的人，都是裝着病懨懨的樣子，這正是大智若愚，你知道嗎？」

「姐姐出口就是一篇大道理，非怪父親隨時罵我們不長進啊！」

「時候不早了；」久不作聲的邦屏，這時開口了；「我們安睡吧！父親說明天還要陪馬世兄到西山去射獵呢！」

「好！」邦屏二人手攜手的走入了左側的月光門，良玉也邁步回到自己的綉樓去了。

演武廳的空氣更沉寂，只有清幽的月色，照着威武梁上的戈矛，發着冷颼颼的寒光，夜，顯得更深了。

千乘也沒精打采地回歸了岑寂的書齋。

四 秦馬聯姻

第二天早晨，千乘把夜來所見，告訴了肇陽，他好像記起了一件大事般，用手撫着前額，連連道：「我幾乎忘懷了，秦老先生很器重賢契，昨天暗地對我說，打算把他的女兒良玉，許結賢契爲室，要我作一位現成的月老咧！」

千乘默然不語。

「你的意思如何呢？」肇陽信手捻着花白的髯鬚，偏頭追問了一句。

「唉！」千乘長嘆了一聲！

「怎樣？你不樂意嗎？」肇陽很驚異的將他打量着。

「弟子的身世，老師是很知道的，自己的遭遇既不好。何必連累別人來受苦呢？況且婚姻大事，不可擅專！必須請命而行……」

「我看都不成問題！」肇陽馬上將他的話，截住說：「令堂待賢契雖然異心，但是只要你克盡孝道，逆來順受，她沒有不同心轉意的；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況且男大當

婿，古之常禮，她有甚麼理由不承認呢？你要曉得秦良玉的學問，武藝，都已登峯造極，德容皆著，是女中的英傑，將來一定能夠輔佐你造創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這樣會你切莫錯過，依老夫所見，賢契你最好不用推辭吧！

「老師的教誨，弟子謹遵無違，但是還須稟明母親！比較妥當點！」

「賢契真單純孝可嘉，我看不須往返徒勞，你先且應允了。回頭再向令堂稟陳明，諒然她是不會阻止的。」

「……」千乘沒有再往下說，窺他的神情，大概是已經默允了。

不一會，民屏來請用早飯，席上，肇陽將晨間師生的談話又重新向秦葵複述一番之後，顛轉頭笑盈盈的向着千乘：「不用猶豫！快來見過岳父吧！」千乘當即離座，恭恭敬敬的雙膝下跪口里謹慎地道：「承蒙岳父不棄，以後還希望多多的指教小婿吧！」秦葵哈哈大笑，兩手一揮：「賢婿請起！」隨即携着他的袍袖：「到上房去見過你的岳母吧！」於是翁婿二人聯步而入，肇陽也是滿面春風高興不迭。

這天，秦葵家里，全被歡欣的氣氛包圍着，每個人都是笑逐顏開的，中午又重整筵席，一同聚飲以示慶祝。

當秦葵將良玉的紅庚鄭重地交給千乘的時候，他在身上掏出一方晶瑩明澈的碧玉雙手遞與秦葵：「這是先父從征疊茂獻凱時，蒙天子賞賜的，現在敬呈岳父，權當聘儀吧！」

千乘在秦家又盤旋了三天，第四天的早上才向秦葵告辭，於是又是一場酒宴，珍重而別。

回到石碣後，覃氏恰好剛從播州歸來，他將秦府訂婚的事告訴她，這次却意外地得到了她的贊助，不但不責備他，反而催他趕快擇吉完婚，以遂大事。

這並不是覃氏對他轉移了成見，却有個重大的值得探討的緣由在內，原來覃氏常往播州走動，播州宣慰使楊應龍早已蓄謀叛變，近來反跡更露，覃氏因婚姻關係自然是要附和他，而秦良玉的名聲，覃氏久已耳聞，那末，一旦發難之後，把她用作自己的爪牙，豈不多個大大的帮手嗎，因此，她對千乘的態度，却又異常親暱起來了。

千乘不知覃氏的用意，當即遵命擇定萬曆二十五年秋七月二十四日的良辰，備辦彩輿執事，旗幟傘蓋，吹吹打打親往忠州親迎，馬府里不用說是懸燈結彩，嘉賓滿堂，一場歡樂。

婚後，他倆的感情異常融洽，有時談兵論武有時聯轡同往郊外射獵，良玉侍奉覃氏很能溫恭允讓克盡婦職，深得覃氏歡心，覃氏雖做了土司，但隨時往播州走動，因此對於職務不免懈怠良玉便襄助千乘，替她代理行政，很有條理，每逢農閑時便將健壯男子，都編入了行伍親自督率從事操演陣法，又將白色木桿，投上矛尖，做成兵器，名曰白桿長矛早晚訓練，所以到後來秦家的白桿兵名聞天下，可以說是從這時打下基礎的了。

萬曆二十六年的冬天，千乘同良玉剛從外面操演歸來，忽見一個家將上前稟說：「老夫人請公子有要事相商。」千乘即入內，很久才出來，良玉接着說：「甚麼事呢？」千乘見左右無人，輕聲向良玉耳語道：「楊應龍反了，母親因姻親關係，叫我們幫助他啊，」你的意見怎樣呢？」「這事很難辦，連我也不能決定啊！」「這却不難！」良玉的臉色登時嚴肅了：「背叛國家，就是大衆的罪人，誰也有權誅滅他，我們是國民一份子，就應以國家爲前提，不能爲姻親關係稍假寬容，古人大義滅親，就是很好的榜樣，我們不但不去誅滅他，却反而去幫助他，這對得國家嗎？恐怕良心說不過去吧！」良玉越說越憤激，把一張粉臉也漲得通紅了。

五 播州之亂

楊應龍的祖先，在唐朝乾符時，因功封入播州世襲土司，傳到應龍，又因屢次從征，立有戰功賜飛魚服，復授都指揮使，但他的性情却很乖張，嗾使部下常在外面恣擄燒殺，擾害人民，應龍的原配張氏，品行純良，倒是個好婦人，往往勸她的丈夫要嚴束部下整肅軍法，應龍不聽，反因此常常反目，後來她又納一妾名田雌鳳，本是勾欄出身，生性輕佻，舉動妖嬈，屢用讒言，嫁害張氏，慫恿應龍將她殺死以圖專房之寵，應龍自然是唯命是從，並把張氏的妻族，也一齊誅戮，只有她的叔父張時照微服逃脫，於是田雌鳳就公然的做法。

起楊應龍的正妻來了。

萬曆十八年，應龍縱兵劫掠附近各州縣所屬五司七政，不堪其虐，走往貴州告變，貴州巡撫都御史葉夢熊具表申奏朝廷，請旨嚴辦，巡按御史陳効也歷數應龍二十四大罪，當下朝臣公議，立派大員前往勸問，四川巡按御史李化龍當時正在松潘作戰，想調播州兵開往協助，奏請暫免追究，使應龍戴罪圖功，神宗皇帝猶疑不決，給事中張希泉却出班參奏：「這事非常嚴重，請陛下還是准葉夢熊所奏吧！」於是下詔，令葉夢熊前往會勘，十九年春，夢熊奉詔前往，他主張播州所轄的五司，將它改爲流官，直轄重慶，同李化龍的意見相左，遂作罷論，於是應龍又蠢動起來了。

應龍累從征戰知道川兵懦弱，常有窺蜀之心，張時照便同他友人何思宋世臣等上書：舉發應龍的陰謀，葉夢熊請發兵征剿，蜀中士大夫因爲四川三面鄰播，屬裔以千百數，皆資其彈壓，况播州兵驍勇，一旦開戰，四川必遭兵燹之禍於是朝議命員前往再勘，二十年冬十月楊應龍自赴重慶受審，御史張鶴鳴審問的結果，依法該斬，應龍願拿二萬金贖罪，恰巧這時倭寇侵入朝鮮，徵調天下兵馬前往平倭，應龍便乘此奏請朝廷，願統五千兵前去立功贖罪，神宗帝下詔釋放，於是應龍又得苟延殘喘了。

應龍回到播州，引兵出發，忽轉念一想，「我現已脫險，何必又去拚命？」於是把兵帶回四川巡撫王繼先嚴加詰問，應龍不理，張時照等又赴闕上書，劾奏應龍，朝命王繼先

和總兵劉承嗣督師前往征討，貴州兵從中協助分兵三路進攻，直到婁山關下，應龍旋用詭計，假意約期歸順，暗統苗兵，佔據婁山關，把劉承嗣兵打敗，朝廷聞知，即罷王繼先巡撫職，另派譚希光接任，將兵撤回，應龍乘虛追襲，王師大敗，損失不少軍糧輜重，御史薛繼茂主張招安，應龍也上書矯詞自白，並派部尉携重金入京買通權貴，替他緩頰，路上碰着何恩，便將他捕獲，解赴綦江，獻給應龍，以報前仇。

譚希光繼任巡撫後，同貴州鎮撫會表申聞朝廷，主張剿楊，冬十月，朝命南京兵部侍郎邢玠總督四川貴州軍務出師討逆，邢玠奉旨到四川後探得應龍軍威甚盛，不敢前進，只得命自己親信安疆臣到應龍營中，請去招安，叫他把兒子送來作質，免他不死，但是應龍所屬的七姓恐怕他因此得免於罪反而更加作惡梗愆他不從，他的部下黃元等十二人都勸應龍反，應龍遲疑不決，邢玠又命重慶知府王士琦到綦江，催促應龍到安穩聽審，應龍行到松坎後，恐遭仇人殺害，便派他的弟弟兆龍到安穩治理館驛牽羊携酒，出郊叩頭迎接。代他接洽一切，士琦見兆龍的態度誠摯，深深的諒解他，親到坎去見應龍，應龍果然而縛道旁，泣請死罪，將叛逆的責任，完全推到黃元等身上，如蒙赦免，願獻重金贖罪，士琦轉報邢玠，准如所請叫應龍就將黃元等十二人斬首，留次子可棟於重慶作質，放應龍回播速繳四萬罰金，黃元等雖為肇禍罪魁，但應龍管束不嚴，仍應革職示懲，以長子朝棟代理播州宣慰使職務邢玠申聞朝廷，兵部因倭氛尙未平定：命緩究應龍就在松坎設立同知，命

王士琦爲川東兵備副使，隨時彈治應龍，邢玠奉旨，即照命而行。

應龍回到播州後，聽說他的次子病死重慶，非常哀悼，索性罰金也不繳納，一面派人聯絡苗人，馬上縱兵倡亂，殘殺餘慶人。搶劫大千都壩，火焚草塘餘慶三司及興隆都勻各衛，率兵圍黃平，殺戮重安長官家，流劫江津和南川，合江，這時王士琦已奉命征倭去了，應龍便擁兵入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侵入湖廣四十八屯。佔據驛站交通路綫，宋世臣到偏橋去避難，應龍把城攻破後，搜索城中，將他的父母誅殺，並姦污他的妻女，鉄騎所至閬里爲墟，一發燎原，已成不可撲滅之勢了。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統兵三千前往剿楊，將失地奪回三百落，誰知賊兵詐敗，將官軍誘至飛練堡，一聲砲響，伏兵齊出，把官軍整個殲滅國柱及指揮李廷棟等都死於亂軍之中，朝廷得報，將江東之免職，另派郭子章接任，三月加封李化龍爲兵部侍郎，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兼巡撫四川，調征倭健將劉綎，吳廣，陳璘等統率大兵五萬，前往剿楊，於是秦良玉的赫赫威名，也就從此發軔了。

六 連破金筑七寨

萬曆二十七年春三月，李化龍奉旨討楊，傳徵徵調湖廣川貴兵馬，齊赴重慶集合，文到石砫，良玉對千乘說：「現在是我們報效國家的時候了！去吧！」於是千乘率兵三千，

良玉另統精卒五百，浩浩蕩蕩急向重慶進發。

遠道行軍，非止一日，到了重慶，離城郊二十餘里，扎下營寨，留良玉看守坐營，千乘隨帶家將二人入城，向總督衙門報到，進得城來，六街三市，異常熱鬧，他也無心觀賞道旁景物，一直向前趨行，正走間，忽見行人紛紛往兩邊一分，他也隨着衆人拱立在一家屋簷下；不一時，只見兩對金扇藤棍，在前引導，當中八十名彪壯兵丁，穿着一色的紅絆襖，後面四員明盔亮甲的武將，簇擁了一位白面長鬚的官長，頭戴五梁金頂冠，上加金貉輝，身穿織金飛虎袍，腰掛犀帶，跨騎青驄馬，由街心緩緩而來，這正是總督李化龍，從校場閱兵剛回，千乘正要上前打參，化龍早已瞧見了，用鞭稍一指：「那莫非是馬宣撫嗎？」，千乘急行兩步，躬身施禮，化龍略問數句，回頭便命護從，讓下一頭馬匹，叫千乘坐騎着，跟同向自己的衙署而同。

化龍叫千乘重新在便廡相見，他又把良玉帶領精兵五百，裹糧自隨的事向化龍報告一遍，化龍着實獎勵一番後，便命他隨帶本部人馬，隸屬在總兵官馬孔英的帳下，這時征播諸軍，已經陸續雲集了。

砲聲三響，化龍升帳，各路統兵主帥及偏裨將校，兩旁林立。聽候大令，先撥水西兵三萬，扼守貴州，斷絕苗兵來路。次令總兵官劉綎出綦江，總兵官馬孔英出南川，總兵官吳廣出合川，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出永寧，總兵官董元鎮出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

，統宣慰使安疆臣出沙溪，總兵官李應祥出興隆，總兵官陳璘同副總兵陳良珙分兩翼，分出偏橋龍泉；共川黔楚兵八路，每路兵三萬，內官兵三停，土司七停，合大軍二十四萬，分頭各向指定地區進行。再令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史可大駐沅州，化龍自將中軍，坐鎮重慶，神宗帝因為湖廣地域遼闊又擢山西按察使江鐸為僉都御史，巡撫偏沅一帶等地，許化龍自三月奉旨，因徵調各路兵馬，不免遷延時日，而征倭諸將又因途程遙遠，半年才到；直到分路出師，已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可是楊應龍在這優長的時間里，已經由湖廣折回北竄，攻陷綦江了。

各軍受令，分頭出發：馬孔英隨帶監紀推官高折枝，參將周國柱，酉陽土司冉御龍，及偏將王之翰，劉勝，平茶邑梅等，點齊三萬大軍，命馬千乘為先鋒，於十二月八日兵出南川路。這一日，行到鄧坎，得着流星馬報前面離賊人的金筑寨只有十餘里了；「孔英傳令：『就地安營下寨！』這時白桿兵已經操練純熟了，三千五百名精壯兵丁，一律使用白桿長矛，緊隨馬千乘靠近大營左面，紮下營寨；安營之後，天色已快黃昏了，馬孔英召集各將領，就在中軍帳排下筵宴，商議怎樣進兵！當下有秦良玉離席言道：「我軍初來，須訪賊人乘我喘息未定，前來劫營最好事先防備，免得開頭就挫動士卒銳氣！」馬孔英深以為然，即命高折枝周國柱各帶一千五百人馬，在大營左右埋伏冉御龍帶兩千步兵，截殺賊人的援兵；馬千乘秦良玉率領本部人馬埋伏在離營五里許的叢林里，一見大營火起，即輕

騎馳出，直搗賊人的巢穴。王之翰劉勝往來接應，一面傳令各營留心戒備，違令者軍法從事，分派已畢，大家照計而行，這時夜幕已經深深下垂，天色漆黑，星斗無光，周圍數十里黯沉沉的已經辨不清人影了。

各營官兵一個個的摩拳擦掌準備廝殺，還不到片刻功夫，探子來報：「前面已發現大羣黑影，正向我軍營秦寨來，大家知道這是秦良玉的預料不差，便嚴裝秣馬各自去分頭設伏。」

說時遲，那時快，一聲呼嘯大股賊兵已湧到了營門，爲首一名賊將，一馬沖進大帳：只見四面空蕩蕩的，知道中計，撥轉馬頭正想退出，忽聽數聲砲響，四下里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支兵如生龍活虎般左右擁出，賊兵立腳不住，四散奔逃，被折枝國柱追趕一陣，殺得賊兵尸橫遍地，紛紛的丟盔棄甲，爬山越嶺而逃。

林子裏的千乘夫婦，一見大營火光四起，接著是賊殺連天，知道賊人已中圈套，便高聲叫道：「兒郎們！幹功立業，就在今日，爾等勇敢些隨定我來罷！」於是人人奮勇個個當先，良玉領頭一馬殺到賊營，賊兵萬不料官軍識破奸計，也來乘虛襲營，只管將精銳士卒：儘量闖出，單剩些老弱之輩及少數兵力留守營寨，當時一見官軍殺到，都已沒了主張，急急的棄營逃走，千乘正截殺間，忽有探馬報道：「前面不遠便是青岡嘴，有五千賊兵，分紮四個營寨，和金筑成爲犄角之勢，聽得賊兵和我軍發生了接觸，便派三千人馬，前

來增援，剛到中途，却被冉將軍截住，在前面正起了激烈的戰爭了！良玉便乘勢取了金筑寨，接着王之翰劉勝也引兵到了，她便對千乘說：「我們快去幫助冉將軍，一同破賊人的青岡寨罷！」千乘點頭稱善，將金筑寨交給了王劉二人把守後，便率領本部人馬，直向青岡嘴的要路而來。

冉玉龍正和賊兵殺得難解難分之際，白桿兵已如風捲殘雲般的撲來；良玉一桿矛恰似銀龍擾海，逢人便刺，千乘率領所部，橫挑截殺，將賊兵衝得來七零八落，頭尾不能相應；冉御龍更精神抖擻一場好殺，直逼到青岡嘴，賊兵首領，連忙率衆布陣迎敵，白桿兵勢如潮湧，迅若奔電急電，賊兵那裏壓得住陣腳，良玉馬快，已到賊將面前，賊將正要掄刀迎戰，良玉已手起矛落，將他挑落馬下，賊兵無主，四散奔逃，良玉又奪取了青岡嘴四個寨棚。

千乘正檢點人馬，却見傳令官手捧令旗飛馬馳來，高聲叫道：「總兵有令！着馬先鋒率得勝之師，即取跳龍關去！」千乘得令，即率衆直向跳龍關殺來。

跳龍關離青岡嘴約四十餘里，守關賊將郭通緒，這日正在附近村莊劫掠，忽見金筑寨兩處的敗兵，狼狽逃來，登時大驚，問出緣由，不住連連跌脚：「兩地既失，跳龍關一定難保，怎麼官兵這樣的神速咧！」不敢停留，即催馬向跳龍關奔回，剛到半路遠遠望見關上已經飄揚着官軍的旗號，接着自己的潰兵着傷帶箭呻吟而來，郭通緒明知守地已失，

不能奪回，只好拋棄殘兵擇荒僻小徑而逃。

千乘奪了跳龍關，不一時馬孔英率領諸將也到了，千乘接入，將作戰經過稟告一番，孔英慰勞幾句後，便命趕辦文書申報李化龍，一面息兵三日靜候大令。

李化龍正在批閱南川路的捷文，忽見探馬連連入報：「葦江路劉繼，因聞南川路破了金筑等七寨，便督師攻克丁山銅鼓嚴村，那知楊應龍派他的兒子惟棟楊珠等分兵五路殺出，將劉繼打敗。烏江路童元鎮屯駐東坡爛橋梗，被賊火攻，燒殺官軍無數。湖廣路陳良珌率都指揮楊維忠沈尙文等圍賊於龍泉，也被火攻，楊維忠抵擋不住，棄衆逃走了。……」
化龍重重大怒，嚴發各路統兵大帥不肯用命，着將沈尙文解捕問罪，劉繼童元鎮革職，充爲事官；一面具表申奏朝廷，一面將南川路捷報分送各路，催促進兵，這時應龍又退出葦江，固守播州海龍關了。

七 計破桑木關

南川路的人馬，由跳龍關經過官場，出眞州直到桑木關下，先鋒馬千乘，率領本部人馬先到關前，命兒郎們高聲搦戰，只聽一聲梆子響，箭如飛蝗，從上面亂射下來，白桿兵卽舞動長矛，將箭枝紛紛撥落在地，但是射了半天，却不見關內有一人一騎來接戰，昂頭一望，只見羣峯巍聳，高插入雲，桑木關卽雄踞在半山上，山的四周，全是茂密的竹樹，

綠蔭蔽滿了懸崖絕嶂，辨不出一條路徑，檢點人馬，白桿兵却有數十名中箭，箭頭侵有毒藥，一入肌膚，見血即死，千乘只得收兵，回報孔英，孔英也兀自納悶想不出一條破關的計策來。

正焦躁間，只見軍士入報：「轅門外有本地土民鄭葵路麟求見」；孔英即命傳入，兩個頭戴四方定平巾，身着皂布袍的老者，邁步來到帳前，躬身施禮，孔英即問：「長老有何見教！」二老者齊聲答道：「民等聞聽王師到來，特來投効，以便剪除亂賊，爲地方除害，」孔英又問：「可有破關的良策否？」鄭葵緩緩答道：「桑木關形勢天險，爲賊要害，山前無路可入，只有左面有一條窄徑，可通關後；總鎮可命諸將在關前盡力料陣，虛張攻入關後聲勢，吸引住賊人注意，使他不防，却另遣一軍，由老民導引，從窄徑；便可以殲滅賊人了。」孔英大喜，即命高折枝，周國柱，翰流在關前討戰，再令馬千乘，冉御龍各帶三千人馬，隨鄭葵，路麟繞道由山左攻入賊人的關後，限於明日正午，搗毀賊人的巢穴；各軍得令，即飽餐戰飯各自去照計行事。

千乘夫婦和御龍，點齊本部人馬，帶同鄭葵，路麟，由左面登山，這是一條羊腸小道，非常難行，兩旁盡都懸巖深谷，偶不留心，滑將下去，便有生命危險，兵士們一個挨一個的膝行而上，足足走了兩三個時辰，還沒有登上康莊坦途，往前望去，崎嶇的山路，蜿蜒地起伏着沒有止境，而大家的額上却垂着豆大的汗珠了，兩腿疲乏，眼前好像有無數金網在迷障一樣，可是不敢停留，仍舊忍着疲勞，咬緊牙關，提起沉重的步伐，向前行去。

又走了七八里路，忽然面前的景象，突然改變，半人高的深草一望無際的擋住去路，千乘遂即趕上鄭葵，一手挽住他的衫袖：「老丈，路沒有了，朝那兒去呢？」鄭葵脚步一停，右手附在額上，四下一望，良久，才向右邊一指：「那不是嗎？」衆軍士向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邊也是蔥蘢的茂草，何嘗有路呢？，大家欲前不進，鄭葵將手中的藜杖，往地上一點，口里堅決地說：「你們跟我來，準沒有錯，」大家無奈，只好聽從他的話，掉換方向，進入右邊的草坪，仔細一望，果然那一帶的草要淺短些，微向側面假伏着，地下有被踏過的痕跡，如果不留意，便會分辨不出來，大家照着足印，約莫經過兩個時辰，才把野草走過，漸漸的現出尺餘寬的小路來，千乘偶一掉頭，却見旁邊數十步遠的地方，有一座大石巖，頂端仰出來有四五丈寬大，周圍綠樹環繞，間雜着幾叢毛竹，枝葉扶疏地掩護着巖前一片大平地，足以容納百餘人，一條曲徑，瘦削地向西南伸展開去。千乘即問路麟：「那是甚麼地方呢？」路麟答道：「那條路可通海龍圍，如果在那兒伏下一支人馬，賊人插翅也難逃脫了！」良玉即同御龍商議，請他在那兒堵殺賊兵，御龍慨然應允，於是分一些兵士給他，去担任掩伏的任務，之後，大家又重鼓勇氣，再向前行。

這時路已漸漸的明顯了，竹林更多了，大家知道隔目的地快近了，人人的臉上都浮上一層喜悅的顏色；又走了一兩里路，才到一個大平原，大既是賊人練兵的所在，遠遠里已能望見飄揚着各色的旗角，鄭葵便對千乘說：「我們在這裏息養一會，準備搶關吧！」於

是取出預帶的乾糧，掬着山澗的流泉，足足的吃了一個飽，又休息了一會，千乘便傳令緊催戰袍，打動號角，搖旗吶喊，直向關後殺來。

賊人做夢也想不到官軍會抄他的後路，亂烘烘的尋槍覓棍準備廝殺，自桿兵一湧而來，人到矛到殺得賊兵喊爺叫娘，紛紛四散逃命，却被冉御龍截住，那能脫身，酣戰了一個時辰，賊兵的尸體已是四處縱橫，除俘獲的三百餘人外，其餘的全都棄甲投誠。

桑木關已平，千乘派人接引馬孔英的大隊進關，一面檢點戰利品，除大批的衣甲器械外，倉庫里糧食却又堆積如山，這無怪賊人敢于負隅頑守，原來他已作了長久的屯積。

馬孔英乃留王之翰的人馬守白玉臺，保衛糧道，平茶邑梅守桑木關，自提大軍，進攻養馬城。

楊應龍在海龍圍，聽得金筑等七寨及桑木關已失，大驚，急召諸將會議：「桑木關已失，不啻去了播州的一重屏障，情形已經不利，爾等有甚麼好方法，把這危局挽過來呢？」當時有偽軍師孫時泰道：「征播諸軍，只有南川路最厲害，而秦良玉手下的白桿兵更勇不可當，我們切不可和他接戰，只能用避實就虛的方法，先擇最弱的一路，將他打敗後，其餘的便不怕了！」應龍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跟即派人打聽，回報只有烏江路這一枝人馬最弱，于是便發兵渡江，用計攻擊重元鎮。

八 烏江路敗績

這時童元鎮的大軍，將近烏江城，監軍按察使楊寅秋說：「烏江離播州不遠，各路友軍都還沒有到來，我們不如駐兵于此，諸路會到之後，一同進兵好了！」元鎮不聽，「我們正好乘各路未到之先破賊，才顯得出自己的功績，你不開南川路已破了桑木關，快到海龍圍了嗎？」于是派參將謝崇爵引兵先渡烏江，賊將張守欣，袁五受率領千餘人馬隔江叫罵，引誘官軍，崇爵統率大軍，即渡烏江，進擊賊兵，張袁詐敗，官軍便奪了老君關，崇爵復督泗城和水西兵進拔河渡關，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賊用步騎數千人衝擊水西軍，安疆臣驅象陣出迎，甚麼叫象陣呢？就是把很多利刃緊緊纏在象的身上，尾端掛着紙炮，駕象的引着出戰，點起引線，象負痛便直奔敵陣亂衝，水西軍隨勢殺出，賊兵迴避不及，受傷致死的不計其數；張守欽却命弓矢手用硬箭朝着駕象的人亂射，駕象的俱帶重傷，象陣失却駕馭，回身返走，點引線的慌了，也看不清目標亂放，反衝動自己的人馬，官軍陣勢大亂，泗水主將岑紹勤彈壓不住，只引兵敗走，崇爵也跟着大敗；敗到河邊，大家都亂烘烘的各顧性命，搶渡浮橋，把浮橋踏斷，賊兵隨後趕來，殺死及落水的共有數千人，張守欽便命把官軍死尸的衣服剝下將自己的兵丁扮着水西兵的模样，向着烏江城進發，河渡關距離烏江城六十里，元鎮還不知道官軍已經大敗咧！第二天派參將楊顯帶三百人出來巡哨，恰巧碰到賊兵數萬，都着水西裝，楊顯不疑，賊兵一聲呼囉，三百人全被殺光，又剝下三百人的裝束，賊兵穿戴着直向烏江進襲，元鎮也不疑惑，開營納入，賊兵乘勢砍殺，

官軍大敗，盡都搶渡浮橋逃命，那曉得浮橋已先被張守欽折毀了，官軍走沒路便紛紛撲河，滿江都是死尸，江水也被填塞不流！元鎮帶的三萬人十不存一，將校中只有元鎮崇爵疆臣三人得逃脫性命，貴陽的居民聞警，盡皆走入城中避難；這一場慘敗，弄得遠近震動，各路帶兵統帥，得到這個消息，也一兵不進者十餘日，陳璘也請求退兵，化龍不許，用尙方劍斬了謝崇爵，調鎮雄士官澄，接代安疆臣的水西兵，扼守貴州斷賊歸路；一面具表申聞，朝廷下詔，責元鎮作戰不力，失陷戎機，立地正法；所遺職務，併入興隆路李應祥兼代！應龍奉詔，即遵命而行。

南川路的人馬，離了桑木閣直向養馬城開發，不一日，到了城下離城五里扎下營寨，養馬城隔海龍圍很近，孔英命人打聽，「諸路人馬還未到來，把關守將郭進緒，就是前次跳龍關逃脫出來的，應龍因他爲人善于巴結，雖然失了關隘，憑他一番阿諛，僅僅一頓痛罵之後，仍命他守養馬城；」孔英知他無能，便命先鋒馬千乘攻關，千乘得令，夫婦兩人，隨帶白桿兵，旗旛招展，直向養馬城的東門奔來。

進緒聞報，即帶五千人馬，出城迎敵；打開城門，放下吊橋，來到陣前用目一望；只見三千精強力壯的兵丁，齊着鴛鴦戰襖，兩面大旗迎風招展，上寫的是：「石砭宜撫使南川路前部先鋒」當中鏢面大一個「馬」字，門旂開處，一將頭頂爛銀盔，身着爛銀甲，跨騎銀合馬，手提白桿長矛，威風凜凜，一馬來到陣前；進緒搶刀一指；「呸！來者莫非是

馬千乘嗎。千乘把矛一橫：「既知大名何不滾滾受縛！」通緒大怒，揚勞華山一刀迎頭砍來，千乘挺矛霸王舉鼎回上一格；把通緒的刀撥開，收轉矛毒蛇入洞，直向通緒咽喉刺去，通緒把刀一架，正要還他一刀，千乘第二次的矛已到，恰似一點寒星直向胸前扎去，通緒躲閃不及，護心鏡戳個粉碎，登時大驚，他一呆，千乘卻容他猶豫，趁勢復一矛將他挑落馬下，白桿兵一湧上前。烏了首級。良玉在門旂里壓陣。看個正着，把矛一招。白桿兵勢如潮湧。一陣亂殺。將賊兵衝得紛紛倒地。剩下的殘兵。不顧命的向城中逃去。良玉馬快一馬衝到城門。趕散守城兵士。按着馬孔英的大隊也到了。官兵便很順利的取了養馬城。

馬孔英出榜安民已畢，不檢點人馬準備進攻海龍國，却見探馬入報：「恭江路劉鎮兵已經踏過夜郎舊城，攻克瀾派三坡，瓦窰坪石虎諸隘，奪取婁山關，大隊人馬，快到養馬城了！」孔英大喜，即派人同劉鎮聯絡。

恭江路的人馬駐營冠子山，孔英便進兵海龍國。

九 蕩平播州

天氣很熱，驕陽的金光，如火如荼的撒蕩了遍地，細小的纖塵，似霧般在陽光下奔馳，沒有一點風，庭園的樹枝靜凝不動，人們悶得發慌，簽押房里更沉寂，聽不見說話的聲音，只是靠近北窗下的公文桌上，有一個科頭老兒，在翻閱面前堆的一些紙張這正是李

化龍，他理弄出一疊紙，輕輕地念道：「末將兵屯二郎壩，先從事招撫，即得陶洪，安村，羅村，三寨來降，擇其強壯者編入行伍，進攻崖門……」

「吳廣深得用兵之道」，化龍略微停頓一下不住的自語着：他伸手拿過一個瓷杯，呷了一口茶，又繼續念下去：「崖門徑小難行，曹希彬懸賞千金募勇士攀崖競進，賊自殺其魁羅進恩帥一萬餘人出降，乃合師並進，與南川綦江路會兵，進抵海龍園下，特此奉聞。」

一絲微笑掠過化龍的雙頰：「諸路人馬，陸續聚集海龍園，播州不久，即可平定了；但是……」他的喜悅，頓即歛歛，轉念一想：「海龍園。城高地險，恐諸軍不能越過吧！」于是俯首沉思，忽而將桌案一拍：「哦！我幾乎忘記了南川路的人馬驍勇無敵，不如令馬孔英率領勁兵，併力攻他的後面，其餘各路在前圍圍攻，不是就可掃平播州了嗎？」主意已定，跟即傳教南川路，叫馬孔英照令進兵。

這時李應祥已進攻黃灘關，賊人死守，得石勝俸帥萬餘人出降，對應祥說，「離黃灘三十里有三關，是入播州的門戶，先奪它黃灘便孤力難守，可以直到海龍園了！」應祥便派楊黃秋統帶兵四千夜抵關下，勝俸誘開關門，殺散守兵，收了三關，黃灘賊兵聞風棄關逃走，安疆臣也率兵奪了落濠關，到大水田，又火焚桃溪莊，同應祥合兵進逼海龍園了。

馬孔英屯兵海龍園下，正聚集衆將，商議怎樣進兵，忽周國柱來報：「陳總兵到！」孔英即命排隊出帳迎接，二人挽手入帳，分賓主坐定，陳璘把手一拱：「陳戎大兵先到，

沿路可受盡勞苦了！」孔英連忙謙遜；「幸得天子洪福，諸將用命，得與諸同寅會解海龍圍下，勞苦二字，太折煞我了。」隨即轉問陳璘沿途作戰的經過情形。陳璘欠身答道：「我從白泥進兵，到龍溪山，招降了四牌及九股惡苗，進攻袁家渡楠木橋，破了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圍，得陳副總兵良璠來會，攻克大小三渡關，便到這裏了！」孔英連連贊他的戰績，陳璘又問孔英可曾和賊兵對陣，孔英說：「從早剛得督手啟，令我進攻海龍圍後，現正在計議怎樣進兵例！」陳璘又談了幾句，便起身辭出。孔英即送出轅門，拱手而別。

八路兵齊集海龍圍下，將海龍圍圍困；賊兵不敢出戰，只用強弓硬弩，朝下亂射，陳璘即命造置鐵牌百餘面，距圍約丈許，亂箭失却效力，又作木板，上錠鐵釘放於柵前，賊人每夜出擊都被釘傷；這樣賊人更不敢再出了。

各路人馬，一直圍了四十多天，後來却逢大雨，兵將都在泥淖中叫戰，很久才放晴，劉繼便攻打土月二城，部卒龔萬祿一躍先登上城，官軍都繼續前進；應龍嚇慌了，趕緊用重金徵募死士迎戰，但沒有一人前去應徵，反而將海龍圍得來鉄桶相似了。

萬歷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的晚上良玉率領白桿兵從圍後悄悄的銜杖掩進，到了關後，賊人還在熟睡未醒，於是一聲吶喊，刺死守關兵士，高樹白旗，連放號砲，一湧而入；賊人大驚，接着孔英的大隊和陳璘吳廣的人馬也從後殺入了，四面放火，熊熊的烈焰，燒紅了一大片夜空，應龍聞報急起身提刀出外一望，見四方八面全是火光，官軍幾乎遍地殺來

，知道大勢已去，倉皇間對他的妻子說：「你們各自打主意吧！我不能照顧你們了！」跟即和兩個愛妾，闖自室竊，孔英即命人焚燒他的臥室，良玉擒着他的兒子朝棟，急尋找應龍，兵卒指道：「已經燒死在臥室了！」吳廣即冒烟突火，搶進臥室，在烈焰中把他拖出來，但吳廣自己也被火逼，很久才甦醒；播州已經平定；計斬首二萬餘；生擒朝棟，兆龍，田雌鳳，馬千駟，孫時泰等百餘人，這時覃氏早已病死了。

應龍具表入朝，神宗帝下詔：「劉應龍屍，磔朝棟，兆龍，并斬田氏千駟時泰等於市！」又下詔蠲免四川貴州湖廣雲南等加派田租逋賦，征播諸將除童元鎮沈尙文謝崇爵外，都各受封賞，只有馬千乘夫婦的功勞被李化龍隱匿不報，沒有得到酬勞，但他自己也不言功，各自帶領本部人馬回石砫去了。

十 承襲土司

播州平定之後，神宗下詔，各省通都大邑凡有礦砂的地方，盡量開採，政府從中徵稅，並派專員主管，稱爲礦稅監，四川礦稅監，是邱乘雲，好個邱乘雲一到四川，便橫征暴斂，擅作威福，將原定的稅額，另外增加數倍，收入他的私囊，還募人捏詞控告官吏勾結商人，透漏礦稅，一經發作，便將被告的捕來，濫用刑具。橫施鞭打，縣令都爲之震懾，棄官逃走，並且招納亡命劫掠商旅，這還不算，又私募無賴誣告富商巨室藏匿違禁物，縱

容亡命及爪牙數百人闖入民房，大肆搜索，金玉財物，掠奪一空，如有反抗的便強以遠送
的罪名加害他，以致傾家破產爲數不下百餘家，殺人如麻，遠近罷市，民不聊生，敢怒而
不敢言，因此激起衆怒，都想誅滅他，以洩其憤，但却沒有機會，那時的礦工是沿戶抽調
的，正好派到馬千乘的頭上來了，他便向妻子秦良玉辭行：「現在邱乘雲，探得石碇大山
中出煤礦，並要我督工去開採，去的不呢？」她聽了應聲答道：「去吧！我們終日過着談
兵講武的生活也太膩了，反正閒着沒事，現在既派到你，就請你督工去開採吧！」他說：
「那麼石碇的兵事和政令一切都要偏勞你一人了」他便辭別了她帶領一大批工人去了，他到
了大山督率着工人，盡心竭力的開採煤礦，又訂了作息時間，將所開的煤，批發行商轉運
到各處去銷售，遵照規定納稅，按時報銷，誰知邱乘雲處心積慮，三番四次的打官腔責備
他開採不力，馬千乘在他勢力之下，無可奈何，只得督工日夜都不休息的開採，而邱乘雲
不但沒有好話鼓勵他，却反給他以種種不好的印象，故意挑剔說他壞話，千乘也只得忍氣
吞聲，仍是毫不懈怠的加倍努力，及到邱乘雲貪心不足，藉公肥己的罪行，一天一天的傳
播開來，那些工人也因勞苦過度，忍無可忍的怨聲載道了，千乘見此情形，不禁長嘆一聲
：「我目所見耳所聞都是邱乘雲的種種貪污不法，作惡多端，長此下去，不但他的惡聲遠
播，恐怕連我也要受他的影響了吧！」因此迭次請求辭去，邱乘雲固執不准，馬千乘仍是
連連的請求，邱乘雲反積惱成怒，馬千乘也因一時氣忿：「幹也要我幹，不幹也要我幹，

真是豈有理此！」便上書抵觸了他幾句，邱乘雲滿懷怒氣立刻將書扯碎，連章疏奏朝中，誣告他私開煤礦，勾通商民，透漏國稅，神宗帝也不審察，對他所奏，朝報夕可，馬千乘聽了這消息，也便把邱乘雲罪惡行爲一一具表申奏朝廷，那曉得却被邱乘雲所派爪牙在途中截獲，當即傳令隨侍聽差：「馬千乘犯罪，我奉朝廷密旨捉拿他，你們快去把他拘來，」馬千乘一見許多差役，如狼似虎的來把他捉住，便問「甚麼事？」那些差役仗着威勢，齊聲喝道：「你犯下國法，難道還不知道嗎？邱大人奉聖旨命我們來捉你咧，」馬千乘連叫：「冤枉！既是邱乘雲存心與我作對，那麼就同他幹一下吧！」採煤工人也一個個的義憤填胸，沸沸揚揚的哄動起來，「萬惡的邱乘雲，你自己罪惡滔天，還要誣害好人嗎？來！我們大家起來把他誅滅，爲民衆除害吧！」於是便隨差役一直湧到雲陽，邱乘雲即命士卒一個個的捆了，當堂審問，馬千乘一到堂上，乘雲便問：「我叫你督工開礦，你爲什麼不安分守己，盜賣公煤，私通商民，透漏國稅，聚衆作亂呢？」他聽了怒目圓睜，高聲大呼：「你身爲稅監不知國法，自願做貪官污吏，藉公肥私，還說我竊賣煤礦，聚衆作亂，這又有何證據呢？」邱乘雲大怒用手向兩旁一指：「證據就在這裏！你還用強辯嗎？不動刑罰，你那裏肯招，」便命衙役：「與我重打一百！」他神色自若毫不畏懼，邱乘雲把他無可如何，便命差役「與我下獄吧！」這消息傳出，立刻就轟動了全城，有的怪馬千乘輕舉妄動，太不自量，惹火燒身；有的覺得馬千乘這種抵抗惡勢力的精神，很可欽佩，在人心惶

惶的情勢下，大部份的人都免不了爲他就心幾天後的結果，就心着他將來的命運，而在馬千乘呢，到了這時，受了嚴刑，雖有些痛苦，但是他自己却又有另一種想頭，「祇要正義所在，那麼就犧牲生命，又有甚麼可怕呢？」不過一想到秦良玉時，他的情感却有點抑制不住了，而爲虎作帳的獄吏，因受了邱乘雲的驅使，不時又盡量的來虐待和折磨他，在這精神和肉體都受酷刑之下馬千乘漸漸的形容枯槁了，精神頹敝了，而可怕病魔便悄悄地和接近起來了，這時秦良玉的第一個兒子祥麟剛出世還不到一月，聽了他丈夫被監禁消息，禁不住一陣心酸，隨帶侍女數名到雲陽來探視他，一到獄門口，便向獄卒懇求道：「馬千乘是我的丈夫，請讓我們見一面吧！」獄卒道：「我奉稅監大人命令把守獄門，任何人不准入內，何況你丈夫是犯國法，案情嚴重，更不消說了」，她聽了暗想「邱乘雲是貪官污吏，他的走狗也一定是愛錢如命，貪賊枉法了」，登即滿臉堆笑，取出一百兩銀子，雙手奉上，「這事總求你行個方便吧，」果然獄卒的臉上換了一種和緩的顏色，但他回心一想：「他的對頭太大了，倘被乘雲發覺，把擅自私通的罪名加給我，恐怕連我的腦袋也保不住了！錢財是小，生命是大，誰肯把生命拿來當著兒戲呢！」他只是垂着頭遲疑不答，正在這當兒，邱乘雲命人送來手諭「不准犯人親屬進獄探視，如有違者定斬不赦！」這時獄卒如像奉了聖旨一般，狐假虎威的便向她示威了；「滾開些！誰要你的錢呢？」她聽了又氣又惱，恨不得把這些傢伙一拳打死，但是在這種情勢之下，却不便起釁遭禍，只得

忍住了，隨帶侍女回家，在路上感到心中似有鋼針在刺一般非常難受，歸來時所生的兒子又病了，真是禍不單行，後來聽到她丈夫已在雲陽獄裏病死了，她可是萬分的悲痛，抱着兒子祥麟，不禁吊下淚來，只得派人將丈夫的屍首抬回來，葬在石碁，又臨坟大哭一場：「你的兒子由我撫育，願你魂歸樂土吧！」她哭得很動人，旁人聽了也替他流淚，太陽似乎也不忍看這一幕悲劇，深深地躲在雲層裏，陰風慘慘，樹葉都搖頭嘆息，週遭滿佈着淒涼的空氣。後來馬氏宗人因土司無人承襲，見良玉以巾幗弱質，具男子之胸襟，便連章保奏她征播有功應襲夫職，朝廷下詔准如所請；良玉便改換冠服，望闕謝恩，從此以後，辦理行政時她便烏紗圍領，訓練士卒時，却又頂盔貫甲，儼然鬚眉了。

十一 老翁勸子出征

良玉襲了土司職後，專心一意訓練白桿兵，她將二十五人編為一伍，設小甲一人統率；五十人為一隊，設總甲一人節制，二百人為一哨，設哨長及協哨二人督領，四百人為一營，設營長及參謀二人管轄，一千二百人為一陣，設偏將一人指揮，二千四百人為一軍，設副將一人統制，早晚操演，寒暑不間，一面撫育遺孤祥麟，到也平平安安地過了一些日子，四境安然無事。

直到太昌元年，滿州貝勒努爾哈赤却又引兵侵擾遼東一帶的邊境了，形勢猖獗，畿輔

震動，光宗下詔，起用熊廷弼爲遼東經略，出關禦敵，廷弼上表，請征調天下各處兵馬，出三海關，把守要隘，光宗准奏，於是各省欽差，分頭出發，給事中明時舉，和御史李達便捧着詔書，望四川的石砦而來。

滿洲有六個部落，爲首酋長名貝勒，內中有女貞遺族愛新覺羅部，酋長塔克世，長子努爾哈赤，生來驍勇好戰，初登可汗位，即併吞蘇素護河，渾河，完顏，董鄂，酋陳等五部，統一滿州，又併吞長白山納殷，鴨綠江，珠舍里三部，此外還併吞海西衛扈倫，輝發，哈達，葉赫，烏拉四部，只有葉赫酋長納林布祿恃強不服，神宗便結援他爲遼東保障，萬曆四十四年正月二日，滿州諸貝勒都奉表尊努爾哈赤爲覆育烈國英明大皇帝，立國號大金。改元天命元年，定都興京，四十六年努爾哈赤又領兵侵入撫順關，守將李永芳戰敗被擒投降，撫順便淪陷，同年秋天又奪清河堡，全遼大震，第二年，朝廷命楊鎬征調天下及朝鮮葉赫兵共四十七萬分四路前去剿滅他，結果失敗，全軍覆沒，神宗下詔，將楊鎬下獄賜死，但滿兵還在源源不絕地向遼東挺進，乃下詔起用廷弼，那時神宗已駕崩，是光宗在位了。

明時舉知李達，離了京城，入了夔門，到了忠州地界，又向南走了大半天，李達把馬一帶，問時舉道：「我們現已過了忠州地面，但不知還要走多久才到石砦呢？」時舉信口答道：「快了。」「你怎麼知道呢？」「我聽人說，石砦因石礮石礮開而得名，你看前

面白霧里，不是立着兩根石柱嗎？想必是這兩關無疑了！」李達抬頭一望，果見有兩根石柱高約五六丈，在薄薄的雲層里矗立着，隨即笑道：「你倒很注意這些咧！」兩人邊說邊行，不一會，就到了宣撫使衙門，只見兩旁站立十幾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兵士，執着明晃晃的白色長矛，犢齊中帶着嚴肅，李達連連贊歎：「白桿兵果然名不虛傳！」即滾鞍下馬，高聲大叫：「聖旨到！石陸宣撫使秦良玉快來跪聽宣讀！」當下有值門兵士，稟報進去，良玉即整齊朝服，出衙將欽差接進白虎大堂，命手下排開香案，俯伏塵埃，靜聽宣讀詔文，宣讀已畢，即雙手將詔書接過，供在正中公案上，一面將欽差讓在首位上坐定，略微寒暄了幾句，李達即問：「宣撫何日起兵！」「欽差且請先行，我將衙中事務略料理之後，便跟速發兵出川！」時舉道，「此番出師，不比往常，又要有勞將軍受一番跋涉之苦了！」良玉雙手一拱：「欽差說那里話來！中原大好河山，豈容胡騎縱橫，我等既為華夏臣民，就該各人拿出自己的力量，貢獻國家，將敵人趕出邊境才是。」李達將大拇指一伸：「將軍滿懷忠義，令人佩服！如果人人都有這番志氣，胡兒早已不敢妄動干戈了！」良玉連稱：「多承欽差謬譽，使我惶愧無地！」，大家又客套了幾句，明李二人起身告辭，良玉親身送出衙門。

過了兩天，良玉命祥麟持書到忠州去，請郭屏民屏二人前來相助，這時祥麟已有二十餘歲了，剛和棟指揮的女兒訂了婚，正裏舉行迎娶，却趕上了滿兵侵境，于是便將婚期擱

跌下下地。

祥麟奉命，縱身上馬，離了石碣，盤纏一抖，加上兩鞍，急向忠州馳去，兩地相距，不過百餘里，半天功夫，就到了鳴玉溪，祥麟翻鞍下馬，將馬拴在莊前老樹樁上，放開大步，直走上演武廳來。

秦葵正在廳上同邦屏民屏談論看滿兵入侵的事，祥麟躬身上前，連稱：「外公！」即將良王書信呈上，秦葵折開一看，已知來意，笑逐逐的向着祥麟，把手一揮：「罷了！」回頭望着邦民二人：「爾等報國的馬自到了！」便把良玉約他兄弟二人前去相助的事，約略說了一個大概，邦民二人微帶一番猶豫的難色，低頭沉吟，半晌不語，還是邦屏先開口向秦葵打了一躬：「父親教誨，兒等謹遵無違，只是遠道膝下，又有誰來持奉晨昏呢？」秦葵毫不遲疑，正顏厲色地對着邦民二人，一爾等放心前去吧！不用掛慮我，我雖上了點年紀，但骨頭却還硬扎，自會照料自己，決不因此，有累爾等妨礙報國的光榮義務，現在我沒有別的強附爾等，只望爾等勇敢些努力殺敵，了我久蓄在心的一番夙願罷！」邦屏民屏不敢違背老人的意旨，即收拾行程，同着祥麟，急望石碣而來。

良玉接着免不了一番問訊，邦屏又將秦葵勸勉他們的語，向良玉敘述一遍，良玉很是感激自己的父親，能夠明達和成全她，不敢怠慢，當即披掛上馬，在後邊點齊五千精兵，交給邦屏民屏：「你們領兵先行，我隨帶三千人馬即來接應！」於是兄弟二人各統二千五

百白捍兵，先期出川，到了京師，申奏朝廷，光宗下詔，加封良玉爲三品夫人，并賜三品朝服，授邦屏爲都司簽書，良屏爲守備，二人向闕謝恩，即帶本部人馬，向三海關進發。

十一 渾河血戰

邦屏良屏統率本部白桿兵，出了京都，經過不少天日，才到三海關，這時廷弼已經出鎮遼陽，將隨帶的十八萬大軍，分守在各處要隘里，弟兄二人又由三海關趕到遼陽，入見廷弼已畢，廷弼火火的撫慰一番後，便將他們派在瀋陽城西南的渾河附近去鎮守，這地方非常遼闊，人煙稀少，矮矮的丘陵，起伏不斷的樹木，蒼鬱的森林，同茂密的豐草，成了天然的障礙物，獐鹿成羣的在四山奔馳，虎狼猛地在林間咆哮，又是一番異鄉情調，他們到了指定地點後，便訓示着部下兵士：『你們要用心戒備，日夜輪流監守，提防滿兵潛來偷襲；』廷弼原是主張固守，二人也秉承着他的意旨，防守得非常嚴密，滿兵也曾經來攻了幾次，但兄弟二人督率着兵士堅守不出，滿兵也無可奈何，只好按兵不動。

天啓元年，朝廷內閣魏宗賢和他黨羽，因忌妒廷弼，便在熹宗面前譏奏：『廷弼在遼東虛耗軍餉，停兵不進，』消息傳到廷弼耳里，他因勞苦無功，反遭奸人毀謗，更上老請求歸田，熹宗不準准他去職，派袁應泰接替他任務，從此圍軍便遭了大大的幾次敗仗了。

應泰不懂兵法，沒有治軍的經驗，那時適逢蒙古饑荒，大多入饑乞食，應泰便盡量收容他們，有人反對這種辦法，他却有他的一番理由：「假使我不能收，那末，他們必定歸心敵人，不是給敵人一股力量嗎？」於是將蒙古人分別安插在遼陽瀋陽兩個城里，同居民雜處着，尤以瀋陽容納得更多，那屏風到這個消息，暗地對屏說：「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二，』袁公不顧及這點，盡量的收容蒙古人，一旦他反過去爲敵人所用，或者敵人的間諜也趁此參雜在當中，那是多麼危險的啊！」

同時兵部尙書崔宗榮接應泰的表文，也深爲擔憂，奏請熹宗立刻下詔，阻止這種舉動，應泰奉旨，猶疑不決，恰巧兵侵入三岔兒了，應泰便命蒙古人去打頭陣，結果蒙古人陣亡了二十多人，應泰使用來解釋大憂的疑惑：「蒙古人決不會搗我的亂，不然，這次戰爭，他就不替我出死力了，諸位請放心吧！」跟卽打點進攻清河撫順等處，命總兵賀世功，陳策，童和葵統兵分三路進發，那曉得滿人都搶了個先，應泰的人馬還未出發，他却帶領重兵來攻瀋陽了。

瀋陽總兵賀世功，得到命令，正要進兵，忽然探馬來報，「城外發現滿兵數十騎，逼進城頭，偵察我軍的虛實，請令定奪！」他弟弟世賢，少年任性，喝了幾杯酒，仗着酒興，便悄悄的率了一支人馬，繞道抄出滿兵的後面，殺了滿人的四名騎兵，其餘的縱馬逃走，世賢跟蹤趕去，忽然圍滿人的騎兵大批湧來，一陣亂射，世賢見勢不好，策馬敗回，剛到

西門，身上已中了十餘箭了，大叫：「城！」那知城內蒙古人果真開了內應，將吊橋折斷，閉門不納，後面滿兵如湧的般潮來，世質受傷甚重，墮馬身亡，世為得報，引兵來救，也被亂箭射死，滿兵便乘勢襲取了瀋陽。

陳策，孟仲葵的人馬，奉令進攻清河撫順，路過渾河，遇着那屏弟兄，正要詢問前方作戰的情形，却碰見瀋陽的殘兵敗下來說：「瀋陽已經失了一！」大家非常憤慨，民屏更是氣憤填胸，握拳透爪。『我們千里迢迢來到這裏已經一年，原是要我們守着烈宗替我們留下的一塊土地，現在土地已被人奪去了，我們還對得起誰先嗎，還有面目回關去見自己的父老兄弟嗎？』當即同那屏商議，立刻渡河，與滿兵一戰，游擊周敦吉參將吳文傑冉玉龍等也贊成這個主張，於是那屏同敦吉先引本部人馬，渡過渾河駐營橋北。仲葵陳策和副將戚金，朱萬良，姜弼，參謀張名世等統浙兵三千，渡河駐營橋南。

民屏殺敵心切，一馬當先，渡過渾河，進入撫順關，連克三小營，便乘破竹之勢，進攻薩爾滸谷口屯兵薩爾滸山，一面派遣部率，和那屏密取聯絡，

那屏同西陽軍進攻界藩，努爾哈赤正督率精騎四百，掩護夫酋一萬五千人，在築界藩城，聽得那屏兵到，即將騎兵埋伏在界藩谷口等待着，打草驚蛇軍過後，從後掩殺，又撥大役一千人到谷口，一同夾擊，白桿兵和西陽軍同進入谷口，即聽得後面一聲響，伏兵齊出，那屏即下令：『後隊在前隊，何再反攻！』只見前兵一隊則高聲大呼，都用青布包

頭，手挺大刀，將谷口緊緊的堵塞着，白桿兵衝了數次，怎奈地勢狹窄，縱有拔山本領，也不能施展，邦屏大呼，「兒郎們！拚命的往前衝罷！」他自己又身先士卒，挑翻了數十人，也不能突出，後面夫役千餘人也到了，國軍圍在當中又廝戰了整整兩個時辰，人人雖然奮不顧生，勇往直前，但總衝不出這狹窄的界藩谷。

民屏聞報，即率領本部人馬，前來突圍，那知努爾哈赤就乘這個機會，親率六旗兵，直趨薩爾滸山，拔取了民屏的大營，薩爾滸山正雄踞在界藩谷上，他便居高臨下，指揮着滿兵，把白桿軍西陽軍衝爲數隊，使他們首尾不能相顧，一面又下令放箭，萬弩齊發，白桿兵雖然舞動長矛將技箭撥掉了一些，但怎當不停的如飛蝗，如急雨，加以滿兵愈來愈多，將外援隔斷，邦屏的身上，漸漸的像刺蝟般排滿了無情利箭技了，他又咬緊牙根，拗翻了幾個滿兵，委實不能再支持了，他便大叫一聲，「熹宗帝！恕臣不能殺盡胡兒，臣在此……盡……忠了！」登時血浸征袍，倒地而死，敦吉文傑同五千國軍，也紛紛殉職，一同作了壯烈的犧牲！

這一戰只殺得天塋含悲，草木發愁，無窮盡的渾河，也起着雄壯的怒號，來傾訴這光輝的戰蹟！

民屏也身負重傷，好不容易才躍馬馳出重圍，隨帶一千五百名殘卒，經過不少天日，和沿途友軍的帮助，才到了遼陽，一到遼陽，已是遍體鱗傷，不能講話了，應泰急命人將他

十三 娘子軍出關禦敵

瀋陽失陷後十餘天，努爾哈赤即帶兵來攻遼陽了；遼東使張銓字衡沁水人，深知兵略，叫應泰令薛國用帥河西兵駐海州，荀遼，總督文球帥三海兵駐廣甯，阻塞滿人的援兵；兩軍相持了幾天，兩軍死傷很重，後來滿兵連夜掘斷城西開口，洩放滾水一面分兵塞住城東，擊敗守城諸將，諸將望城奔走，後面滿兵趕來，溺水而死的不計其數，晚間城上的蒙古人四處放火，秩序大亂，滿兵便從小西門殺進城中，一時人心渙散，紛紛逾城遁逃；應泰迭次接到探報：「城內發現奸細，殺散守城軍士，引領滿兵進城！」「民家都閉門秉燭，婦女也濃裝盛服，迎接入城的滿人！」應泰連連跌脚，長嘆一聲對張銓說：「我不該拒絕別人的忠告，一意的收納蒙古人，以致造成這樣慘敗的局面，現在失悔也來不及了！」這時努爾哈赤的大隊已經進城，正在到處屠殺和劫掠了，應泰見大勢已去，不能挽回，只得佩着印信自縊身死，張銓也整齊衣冠，向闕遙拜，又拜父母，然後也隨着應泰一同殉職，努爾哈赤得了遼瀋兩城，又分兵四處騷擾，於是遼河以東至堡營驛，及海蓋金復諸州，大小七十餘城，都相繼淪陷，努爾哈赤便由興京遷都到遼陽。

這時秦良玉已將五千自募兵操練純熟了，她留了兩千人馬，派大將羅綱秦衍祥鎮守石

既，自己和祥麟帶了三千人馬，出川殺敵；她又將身強力壯的鬪婦五百人也編成一營，稱爲親兵，隨軍出發，紀律嚴明，軍威整肅，一路上老百姓都夾道歡呼，迎接娘子軍，秦家的娘子軍，從此便名聞天下了。

親兵在出發時都齊着戎裝，作戰時替士卒裹傷或洗濯及補綴征袍人家不知道，還疑惑是男子；後人不察，也附會着說她畜有男妾多人，這實在是譏蔑古人啊！

天啓元年三月她由長江順流東下，在水波浩淼中，無心觀賞巫山十二峯，卻聽巫峯啼猿，只催促着船夫鼓棹急進，益程並發；過了岳陽，直上運河，到達天津，就碰着民屏率領一千五百殘兵忍飢帶寒而來，姊弟相見，免不了一場叙別，良玉聽到那屏殉難的消息，自然觸動折翼之慟，末了，禁不住英雄痛淚，緘緘滾落。

民屏同良玉合兵一起，一同進發，到了通州，聽聞人說，有關外潰敗下來的一股浙兵，在附近搶掠，騷擾人民，果然走不多時，即碰見一隊服裝破濫，旗旛不整的殘兵擋住去路；良玉即躍馬上前高聲朗叫；

「兒郎們！爾等都是忠勇之士，從小習武，長大投戎，此番奉詔出關，殲滅敵人，這正是武人應盡的使命，爾等當視死如歸，流盡最後一滴血，以圖保衛我邊疆，安撫我人民，但不幸得很！殘暴的敵人，使用奸計，奪我名城，使爾等殘膚斷肢，流離道途；爲飢寒所困，以致被迫幹下了這殺人越貨的勾當！」

爾等應當知道武人的天職是在保土衛民！爲甚麼呢？我們的衣食及一切，都是老百姓該給我們的，我們應當勇武地守着領土，不讓敵人偷越過來，使老百姓都能安居樂業，才算盡了武人的本份，也才對得起我們的祖先，胼手胝足替我們留下來的這一片錦繡山河！可是現在土地失去了，爾等不躬自反省，想法將它收復；反來滋擾人民，作歹爲非，這不是我們武人的一種大恥辱嗎？這還問得過自己的良心嗎！

誰使我們啼飢號寒呢！是殘暴的敵人！誰使我們無家可歸呢！是殘暴的敵人！爾等有良知的，應當醒悟過來，執着干戈，和敵人清算，藉以贖回這次犯下的錯誤才是！

一席話說得衆兵俯首心服，默然無言，有的還被感動得掉下淚來，「我們願隨秦宣回到關外去殺敵！」有人在倡議；「我們都願去！」於是一聲高呼大家都舉起手臂響應着；良玉大喜，即將營中強壯的選了一些，編入自己的行伍里，剩下的老弱及有病的，商得當地富紳和地方官的同意，拿出很多錢財來將他們資遣回鄉，良玉馬不停蹄，又督率着兵卒，和民屏辭職急向京都馳來。

良玉到了京都，把沿途經過，及邦屏戰死的事跡，一同列表申奏朝廷，嘉宗帝臨朝，將表文交與衆臣傳讀，兵部尚書張鶴鳴出班奏道：「渾河血戰，立有大功數千，實在是首推邦屏！」於是下詔，追贈邦屏都督僉事，錫世爵，與陳策等合祀忠愍祠，其子翼明，拱明，進民屏爵；民屏加授都司簽書，賜冬衣一千五百套，分給傷殘兵卒；良玉加封二品夫

人，賜二品服；許麟授指揮使；良玉奉詔，謝了皇恩，即率本部人馬，望三海關而來。

良玉到了三海關，即傳令就在關上安營下寨，想起邦屏在渾河殲血苦戰的情形，不禁傷感萬分，即于當天晚上，一個人出了關外，在荆棘叢中，虎豹聲里，去察看地形，一面遙祭邦屏：這地方是很寒冷的，峭料的北風迎面括來，使人飢膚戰慄，良玉趕忙把織金麒麟袍一緊，緩步穿出林子到了一片草原，昂頭一望，天空呈現着黯灰色，綴着疏星幾點，一鈞寒月映着四野皚皚的積雪，發着森森的白光，朝前看去，一望無際的荒草，擋住了視線；「哦！」良玉發出了輕微的嘆息：「前面大概就是渾河了罷！呵！邦哥你就這麼慷慨地成仁了嗎？你的忠骨埋葬在那兒呢？你能這樣無聲地躺下去嗎？你能這麼匆忙地將生命交給了國家嗎？不！我知道你一定是遺恨無窮的，因為遍地的腥羶，正待你去掃蕩，高齡的白髮，正殷望着你將橫暴的敵人趕出國門！但你竟作了鬼雄，這是多麼殘酷的現實呵！但是，你安心瞑目罷！未完的遺志，有我來替你完成，只要良玉一口氣還在，決不容許胡騎踏進我們的國土！邦哥！你的英靈不昧，我在這風雪交織的寒宵前來遙祭你，你一定知道的罷！」良玉默默地祝禱了一陣，直到遙遠里傳來了；「析！析！析！析！」的四鼓聲，才一個人回到了關上，第二天大家還不知道她在深夜里，曾經去遙祭這保衛渾河而死的忠魂咧！

良玉到關後，即內撫軍民，外飭邊備，不久間，商旅輻輳，流亡的也都陸續地回歸故

望了。

努爾哈赤探得她的戒備深嚴，也深自警惕，不敢大胆再來入寇。

朝廷先聲聞失了瀋遼兩城，非常驚恐，及得到良玉邊報，曉得邊境已經安定，才破憂爲喜，但是不久國內的大亂子又發生了，這又需得着本書的主人翁前去戎馬倥傯，東剿西殺了。

十四 奢崇明叛變

四川的西南有一永寧洪武年間，一個姓奢的獠人歸順了明朝，便將他封在永寧，世爲宣撫使，傳到奢崇周，因年老無兒，只好把一個疏屬堂弟崇明承繼過來，崇周死後，崇明便正式的承襲了永寧宣撫使了。

崇明的外甥雖然謙恭，但內心里却極陰狠，老早就想叛逆却怕良玉會來制服他恰巧明時中和李遠奉詔入川，來徵調川兵出關了，崇明便同他的兒子奢寅，向欽差請求，願帶二萬人馬前去殺敵，先派他的女婿樊龍，同土目樊虎，黨羽張彤等領兵到重慶，那曉得到了重慶，却又屯兵不走，四川巡撫徐可求迭連催促，又將他的老弱裁汰了一些，後來樊龍打聽得良玉已經出川，便借增請行糧名，擁兵進了巡撫衙門，殺了徐可求，及參政孫好古，副使路昇，李繼周，總兵官黃守魁，知府章文炳，巴縣知縣段高選等；高選的父母妻妾

子女等都自盡，他的僕人冒死求主尸也。殺害；時果，李達，負傷逃脫；樊福便佔了重慶，播州的餘黨和奸人亡命也來附和；賊將符國植又襲了遵義，復分兵陷了合江，納溪，黔州，興文等處；興文知縣張振德一家十二人，全都殉難，又奪長甯，主簿徐大禮一家四人通通死節，崇明便帶號大梁王，設丞相，五府，等官；統率所轄人馬及徵外雜蠻數萬，分道攻成都；蜀王拜表入京告急，熹宗覽表大驚召文武聚議，結果，只有調回秦回玉，才可解救目前的危急，三海關扼守的重任，交給了熊廷弼，於是廷弼又得起用，一面擢調朱燮元爲命都御史巡撫四川，楊愈懋爲總兵，捧旨官紛紛出京，良玉奉到了詔書，等候了幾天才得廷弼到來，將兵馬錢糧一切交代清楚之後，便打馬回川討賊了。

大隊人馬，沿途經過了不少崇山峻嶺，通都名邑，這一日前軍報道：「已經到了忠州了！」良玉即命人馬稍停，就在城郊擇地安營，自己帶了民屏祥麟直望鳴玉溪而來；到了自己家門，拱明跪着，才知秦葵夫婦已經病死多日了，良玉非常悲慟，親到墳前祭奠一番，過了一宿，第二天即帶同翼明拱明及一行人馬，向石砬進發。

到了石砬已經天晚，翌日清晨，值軍士來報：「有重慶樊定邦到此謁見！」良玉暗想：「此人素不相識，見我幹嗎？」即命「傳入！」一會兒，只見一人頭戴四方巾身著玉色襖衫，腰束皂羅，足登烏履，獐頭鼠目，狼行蛇步到了大堂，朝上一望，只見上面端坐一人，頭戴六梁冠身穿織金麒麟袍，威懸昆吾，面帶剛毅之氣，這人脚步一停，低聲悄問

兩旁的兵士道：「那可是秦總戎嗎？」兵士答道：「不錯」這人即恭恭敬敬走近案前深深一揖：「在下樊定邦，不辭山程水程特來拜見總戎有機密事相告」，良玉輕啓朱唇：「你有甚話，暫談不妨！」定邦還帶着猶豫的神情：「耳目甚衆！……」良玉把臉色一沉，打斷了他的話：「要說便說！不用囉嗦」定邦強振精神，鼓足勇氣：「我主樊龍，久仰總戎威名特命在下攜帶黃金二千兩，彩緞一萬疋前來敬獻有下情相求……」良玉已知來意，大喝一聲：「住口！你有幾顆腦袋，敢來冒死替賊人作說客，你當我是金銀買得動的嗎？哼！真是夢想，不給你點顏色，也不知道白桿兵的厲害。來！」左右吆喝一聲，嚇得定邦渾身打戰，伏在地下，不住叩頭，良玉用手一指：「把這厮拿下，囚在監中，聽我發落！」兵士一湧上前，將定邦繩捆索綁，押下白虎大堂；

良玉餘怒未息，值門軍又來稟報：「忠州判官胡平表在外求見！」良玉即命：「有請！」一位頭戴烏紗帽，身穿綠羅袍，腰橫烏角帶的官兒，面色頹喪，行動拘謹，顛抖地來到堂前良玉即命看坐，他連連謙遜，躬身打拱，站立一旁，口里訥訥地說：「賊勢猖狂，成都十分危急，雖有朱巡撫調貴治羅將軍及龍安松茂諸路人馬前去赴援，但還不能解救目前之危，請總戎火速出師即去平賊吧！」「當然！」良玉看到他那種哭喪的樣子，剛才的怒氣已是平息了一半，柔和地說「不過我由關外趕回來，一路上風塵僕僕，已經疲乏不堪，容我休息幾天，即率師西上吧！」「救兵如救火，請總戎立刻發兵吧！可督下官爲了

這事，終日焦急，已經有五天沒有吃了呵！平表聲聲替曹顯國，簡直要哭起來了。好！我立刻出師吧！一忠誠的感化，使良玉不好再拂他的請求，便忍着勞苦，毅然應允了。良玉即傳大令；一本部官兵，校場聽點！一這時朝廷又給她增撥精兵三千，她命秦留祥統領兩千人馬，鎮守石碛，派人說平表回忠州，請陳指揮爲運糧官，留屯臨都，遣祥辭奔江下號集船隻，大軍由水路起程，將樊定邦帶來的金銀禮物，全數分賞諸軍，兵士們一個個歡聲雷動，願效死力，又把定邦押了出來，軍前斬首，祭了大纛，分撥已畢，馳砲連天，白桿兵整隊出發。

十五 伏兵襲兩河

江水落了，沙灘上露出些嶙峋的亂石，有的圓似桌面，有的踉如臥虎，有的像龜，像馬，還有的酷肖老母雞，點點的小石頭就搖伏在母翼下的雛兒。

三五隻的鷓鴣，亮着白色的翅膀，在水面上翻飛着。

遠遠的現出黑色的點子，和錯綜的粗線條，那便是重慶了；一萬白桿兵，分做了百餘艘大船，在烟波萬頃中逆着銀色的浪花，駛過了七百餘里的水程；這一天的傍晚有陸上探馬回船來報，一樊龍得了重慶後派張彤沈霖各領一支人馬，在兩江之上佈滿戰船，封鎖着江面，和城內的賊人成爲犄角之勢，使官軍不能前進，一良玉即聚集衆將計議；一要攻取

重慶，非先將賊兵的戰船毀滅不可；拱明可領一千人馬，多帶火種，從南岸龍門浩彈子石，到海棠溪一帶僻靜之處埋伏一聽城郊殺聲四起卽衝出焚燒賊兵長江的戰船；祥麟領兵一千，在江北香國寺一帶埋伏搶燒嘉陵江的賊船；賊兵水路有失必向重慶山背面南坪關退走，翼明可領兵五百，繞道先在那里用亂石竹木，將路塞斷，賊兵不死也要慘敗；民屏攻城，今夜江風驟緊。夜朝必有大霧，各路兵馬，都在今晚四更遣飯，不等天明，就在此地登岸，腳枚摘鈴冒霧出發！我親統大軍隨後接應！一號令一發各自分頭準備去了。

一宿已過。次日午刻。民屏的兵，已到城下，樊龍卽命樊虎出城迎敵，張彤沈霖也率領本部人馬，前來助戰，將官軍重重包圍；民屏抖擻精神舞動長矛。一場好殺；正在酣戰之際，忽見城南及城北江面上烟焰迷空。火光四起，賊兵紛紛亂嚷，「兩河的戰船，被官軍燒燬了！」一時賊兵驚驚惶惶，張彤也坐不穩刁鞍。身子兀自搖幌。手中的刀法一慢。被民屏一矛刺落馬下。

良玉的接應兵已到，把賊兵衝成數段，前面又被民屏扼住，不能進城，零零落落，都向南坪敗走，良玉一馬當先，猛然心裏一動，當即趕上民屏，低聲向他道：「且慢！賊兵雖敗，但城中還有一股兵，猶恐他趁此進擾川東，我馬上發檄文一道，派人馳諭夔州守將，令嚴防瞿塘峽上下，你趕快帶兩千人馬，即去回守忠州吧！」民屏領命，卽帶本部兵丁，撥驢馬頭去了；良玉一矛一揮，拱明祥麟合兵一處，同向賊兵追來，樊虎沈霖丟盔

棄甲，迤邐望南坪關而逃，到得南坪關時賊兵連連叫苦，原來道路已被翼明用亂石塞斷了，後面喊殺聲起，官軍跟蹤趕來，「怎辦怎辦！」樊虎連連頓腳，「我們趕快換裝，爬山逃走吧！」沈霖說：「於是賊兵都棄下馬匹，翻山越嶺而逃，白桿兵趕到，奪獲馬匹兵械不計其數，忙上表飛奏朝廷，熹宗下詔擢升民屏爲參將，翼明拱明爲守備，良玉奉詔正要打點進兵，忽見糧台官前來稟報：「鄂都的糧草還沒有運來，現在軍中存糧看看不能接濟了！」良玉很是擔憂只好將人馬暫時屯駐在南坪關；又見探馬來報：「陳指揮在鄂都肆行劫掠，老百姓受苦不堪！」良玉更加不悅，漸漸的謠言四起，說她「反了！」良玉即密遣人和陳指揮假意交好，暗暗的乘機會把他誅除，謠言才自動的停息，但祥麟的婚姻却因此斷絕了。

這時成都被奢崇明的兵重重圍住，蜀王急詔朱變元商議：「賊兵圍城很急，各路援兵又沒有到來，怎麼辦呢！」變元奏道：「殿下勿憂！現在聽聞石柱宣撫使秦良玉已經敗賊於重慶，臣立刻發文三道，調她速來解圍好了！」隨問帳下：「誰願去重慶走上一遭呢？」話還未了，一將應聲而出：「末將願往！」變元揚目一看，却是石柱守將羅綱，變元將頭一點：「好！你帶着我的檄文，星夜趕去，請秦宣速來成都吧！」羅綱諾諾連聲而退，探得城北的賊兵要稀薄些，即收拾停當，一個人抖擻精神突出重圍，不一日到了重慶白桿營中，見了良玉，呈上檄文，良玉接過來看過後，即命翼明領四千人留守南坪關，又調民屏

換明祥麟等中取齊，立刻統領所部兵丁於十二月會合四川各路援軍，齊向前途進發。

探馬飛報成都，崇明急召丞相何若海商議，若海道：「大家都愛錢，現在不如多用金銀買活各路援軍，秦良玉的勢力一單薄就好對付了！」崇明稱善，即照計而行，平茶邑梅等土司受了賊人賄賂，都遑遑不前，良玉非常憤慨，獨自領兵向西進行，翻山越嶺，非止一日才到平原，會合登萊副使楊道程，湖廣安綿副使劉芬謙等在牛頭鎮與賊兵接觸，賊將符國禎率領一彪人馬，阻住去路，賊兵一個個都是精壯大漢，執着明晃晃的兵器，揚威耀武，咄咄逼人，官軍遑遑不進，良玉大怒，獨自一人挺着長矛，奮一抖，衝入敵陣，直向國禎奔來，國禎正耍槍刀，準備接戰，良玉的馬一到，脫手一矛，直向國禎咽喉刺來，國禎閃躲不及，被她挑刺馬下，把矛一招，官軍一湧上前，殺得賊兵猶如砍瓜切菜，遍地尸骸，賊兵一個個胆戰心驚，跟跄敗走。官軍隨後追擊，一直趕了數百餘里，直到新都城下，奢寅見官軍將城圍圍住，知道不能久守，只得棄城而逃，官軍便克復了新都城。

良玉入城安民已畢，後提兵進撥成都。

十六 回取重慶

崇明的兵將成都圍了一百多天，把四郊的墳墓都已挖盡，柴草枯骨，擲滿遍野，忽然一聲吶喊，幾千人擡出一物，長約五十餘丈，好像船的模樣，內有樓墩，重拿牛皮遮蔽着

左右布置木板，有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立于前面，上載羽旗，旁邊兩重雲樓，用牛擡着，當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憑高俯下對準城中，一齊放箭。城中居民，都各驚惶惶，手足失措，守城兵士來稟報朱燮元，燮元登城一望，「這是呂公車，我自有法破他！」即用巨木爲機關，上置轉索絞繩，飛出千斤大石，向軍亂擊，又拿大礮擊牛，牛受傷奔走賊兵才退去；當下有守兵來報，「有城外居民求見，說有機密事面稟：」「燮元即命用羅筐將他吊上來，那人來到燮元面前將來意說明，原來城外有一諸生陷在賊的包圍中，賊將羅筐象願反正，求諸生爲荐引；燮元便叫來人于晚間同乾象一道來，和他在城樓上置酒歡飲，又與他同榻而眠，乾象得感激，願効死力，復將他送出城外，從此以後，崇明的一舉一動，燮元都盡知無遺了。」

燮元用下一計，遣部將往崇明營中詐降，叫他親自引兵來取城，願爲內應，崇明毫不猜疑，果自提兵到來，剛到城門口，忽然一聲炮響，伏兵齊起，正當這時，良玉和各路援軍也到了，前後夾攻，殺得賊兵尸橫遍地踏跟地望大營奔逃，誰知坐營却被乾象用火燒了，後面燮元督同各路大兵趕來賊兵大敗，遺下谷米堆積如山，崇明棄了戰袍，改裝成小兵的模樣，才得逃脫，率領殘兵，遁走瀘州，投奔永甯去了，

乾象帶領同黨胡汝高等來降，燮元撫慰一番，命他隨同官軍，又乘勢收復了州縣衛所四十餘處。

變元親到白桿營中慰勞，良玉接入自免不了。一場客套未了，她將兩手一拱：「成都雖已解圍，但重慶還在賊人手里，那地方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如果不把它取回，終為後患。」變元連連點頭，「將軍所說不錯，只是這件大功，還須讓將軍一人去建立，我現在撥監軍戴君恩，副使徐如珂，總兵杜文煥，守備金富廉，和將軍一同前去，以便收復重慶便了！」說畢起身告辭，良玉親身送出轅門。

良玉將人馬整頓一番，會合變元所撥諸將，即打點回取重慶。

這時風和日暖已是天啓二年，夏四月的天氣了，一路上曉行夜宿，經過平原再越崇山，非止一日，快到重慶境內良玉下令安營，跟四升帳，令民屏率領兩千人馬，進攻二郎關，又對拱明說。「你可帶一支兵到南坪山幫你哥哥去江邊破賊水軍，我提大軍進取重慶。」民屏兵到二郎關，關上守將樊虎出馬，民屏揮動白桿長矛和樊虎大戰百餘回合，樊虎力不能支，被民屏賣個破綻，逼近身邊把他擒過馬來，向地下一丟，白桿兵一湧而上，把他繩捆索綁，指揮衆兵一陣廝殺賊兵大潰紛紛倒戈投降，官軍勢如潮湧，一鼓而入，奪了二郎關。

民屏入關，將樊虎交與部將周邦泰監守，那知樊虎用好話說通了邦泰和他一同叛離，邦泰便私自放了樊虎和他一道逃往永寧去了。

良玉聽得民屏得了二郎關，即在諸將計議，監軍戴君恩問道：「要取重慶，必先攻

佛圖關，應當怎樣進兵呢？」良玉答道：「要破佛圖關非前後夾攻不可，請徐副使率兵繞出關後我和杜總兵合攻關前吧！」于是徐如珣率兵繞出關後去了，良玉與杜文煥等合取佛圖關。

地關守將張國用聞報，即率領賊兵兩千，出關迎敵，文煥出馬，和國用戰了百餘回合，不分勝負，看得良玉性起，取下寶雕弓，在壺中抽出狼牙箭，搭上弦對準國用，回顧君恩道：「你看我射這處左眼！」颯的一聲，恰似一串流星，直向國用面部飛來，國用的刀，正被文煥的鐵棍壓住，聽得迎面風響，要躲閃也來不及，一支利箭，正中他的左目，君恩拍手喝彩，國用即順手一拔，連眼珠都隨箭頭滾將出來，鮮血淋漓，痛入骨髓，他忍痛把馬一夾，跳出圈子正要逃奔回關却見賊兵呼叫，「關上已插滿官軍的旗號了！」原來如珣的兵已繞出關後，乘虛取了關隘。國用無法，單人獨馬，落荒敗走，被良玉趕到曠野一矛，從背後直透前胸，把他刺落馬下，兵士上前取了首級，賊兵無主，全都棄甲投降，良玉重整隊伍，督衆入關，一面打點進取重慶。

官軍進攻通遠門，忽見江面上火光冲天，原來是拱明的兵已到，和翼明合師一處縱火燒了賊兵戰船一千餘艘，擒殺賊將沈霖，奪獲戰船八百餘艘；樊龍聞報關門不出，良玉兵到，一面督兵攻打，一面聚衆諸將計議：「賊兵不戰，必定在等援軍！」君恩道：「怎見得呢？」「崇明現已退守永寧，樊龍必向他告急，請徐副使率領二支兵，在中途去截殺賊

人的援軍，我再發徵文一道，令重慶同知王其杰協助；吾等加緊進擊此地便了！」如珂領兵去了，果然崇明退據永寧，殺了同知王昌永，遣周鼎率兵來援重慶；那知將近渝郊時，卻被其杰伏兵突起，如珂又從前而殺回來，賊兵大敗，斬首一萬餘級，周鼎敗走合江，被其杰率兵追到殺却；良玉調民屏祥麟諸將合攻通遠門，命士卒高聲罵陣，樊龍沒奈何，命石永高出城迎敵，戰不數合，被祥麟一矛刺死；白捍兵衝殺過去，賊兵大敗，乘夜取了通遠門，驅軍直抵重慶城下，樊龍開城逃走，被良玉追到一矛結果了性命；一擁而入城中，又擒了樊龍兒子友邦，及同黨三十餘人，一一梟首示衆，重慶已克復，良玉一面備文通知朱燮元，一面具表申奏朝廷；熹宗下詔，加封良玉一品夫人，授都督僉事，兼任總兵；祥麟爲石趾宣撫使；民屏進升副總兵；翼民拱明升任參將。

朱燮元在成都又分師遣將收復了建武長寧，把崇明追到江安，僞總兵張令密結朱武等，用計擒了僞承相何若海，統率所部投降，燮元斬了若海，將張令朱武等編入帳下；崇明聞報大怒，派兵圍住張令住宅，把他一家數口完全殺死，還發掘他先人的墳墓張令咬牙切齒含恨入骨誓死追隨官軍，燮元又督師克復了瀘州。

良玉正要打點進兵，生擒賊首崇明，忽見守門軍來報，「轅門外有貴州知府朱家民求見」良玉即命：「有請」只見一人紗帽圓領，匆匆忙忙來到帳前，劈頭一句就問道：「都督可知道奢崇明已逃奔水西安邦彥一同生反了嗎？」良玉答道：「還不曉得！」一面吩咐

軍士看坐，回頭對着家民：「請貴府休息一會，將內中詳情，緩緩的告訴我罷！」家民拱手稱謝，坐在一旁，喘吁吁的接說下去：「水西宣慰使安堯臣的妻子奢社輝，是崇明的妹妹，堯臣死後，兒子安位年齡很小，一切事務全由社輝一人統攝，後來奢寅因爭地界，和他姑母時起衝突，安邦彥便在這時乘機窺竊兵權，暗地同崇明勾結，崇明圍成都府，邦彥就僭號自稱羅甸王，插旗造反了；水西所屬四十八支和他的頭目安邦俊陳洪愚等都響應他，首先陷了畢節，接着陷了安順，需益，另遣王陷等下邕安，襲偏橋以斷援兵，宣慰士舍宋萬化糾合苗仲九股奪了龍里，又陸續攻下廣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諸衛，貴陽以西數千里，盡爲賊有；崇明自失永甯後即逃奔水西，求救于邦彥，邦彥同他合兵一起，又分遣兩支兵進窺永甯邊義，邦彥親統水西軍及羅鬼苗數萬，東渡陸廣河，直趨貴陽，朝廷聞變，詔張彥芳爲平蠻總兵官，王三善接任貴州巡撫，領兵討賊，兩軍相持，勝負未分，而貴州官倉的糧却用盡了，米賣到兩千金一升，還買不着，每家只有吃糠屑，草根樹皮充飢。漸漸的吃死人的肉，後來連活人也互相吃害了，張彥芳的部卒還公開殺人在市上賣，每斤值銀一兩，現在情勢十分危急，請都督火速發兵前往援救吧！」家民斷斷續續說了這還，說到後來良玉也忍不住掉下悽愴之淚了。

良玉家民安頓在館驛里，即命備馬親到巡撫衙門請示，前去援救貴州；這時變元因成都的重圍已解，已經回駐重慶了。

她把家民求救的情形稟告變元，變元却不贊成，離開重慶，因為崇明的餘黨還未平息，一旦捲土重來，豈不又變大大的辣手，良玉不得不要領。快快地回歸了自己的大營，不一刻。家民又哭表着苦險。來向良玉哀求了，她不得已只好派民屏率領一支兵和家民一同前去解貴州之圍，又修書一封叫佐明、祚明速來重慶，和他的父親一同出征，這樣家民才滿意的辭出了白桿營。

十七 平定永甯

天啓二年十一月，變元命總兵官魯欽爲總理，率領川軍及民屏、佐明、祚明等前往進援貴州，這時王三善離賊兵一百八十里扎下營寨，盼望援兵，援兵未到，不敢進攻，城中守城將士，因軍糧不足，再加日夜疲勞過度，幾乎不能支持，正當垂危之際，幸而魯欽這一支生力軍到了，三善聞報，欣喜異常。親自出營迎接。客套一番。息兵一日。次日三善聚集衆將計議突圍，先遣副使阿天麟、楊明楮、劉志敏等從清水江進兵爲右部。僉事楊世賞、孫元謨、王建成等都勻進兵爲左部。三善自領二萬人和魯欽、民屏、佐明、祚明，參政向日升，副總兵劉超爲中路，首當賊兵，號砲數聲。拔寨起行，經新安直抵龍里，立下頭營，迎頭一股賊兵，排下陣勢。劉超前鋒先到，官軍見了賊兵很多，勒馬想退。劉超立斬二人，軍心才穩住，賊酋阿成。驅馬來到陣前。掄刀罵戰，傍若無人，惹得民屏性起，一馬衝出。直奔阿成，

在洋洋得意，不提防民屏的矛已到咽喉閃躲不及，民屏一矛刺落馬下，賊兵大敗，三善指揮大軍，乘勝奪了龍里城；留魯欽，向日升守城，又率領諸將從後追殺。安邦彥聞報疑惑官軍有數十萬不敢迎戰，撤回而去；官軍又奪了七里冲。進兵畢節舖。民屏、佐明、祚明、劉超等乘勝追殺賊兵，賊將安邦俊中毆身死，又生擒邦彥弟阿倫，民屏一匹馬先到貴陽城下，高聲大叫：「新巡撫到了！」於是全城歡呼，欣喜若狂，舊任巡撫李標立在城樓上，請三善進城，三善道：「賊兵不遠，我還不能偷安！」即駐營在南門外，第二天又破賊于宅溪，賊衆敗走陸廣河，不幾天，左右兩部也到了，李標使出城歡迎三善等入城，將職務交代清楚後，即解官而去，貴陽圍解，統計一共圍了三百多天，全城十萬人口，結果只剩了千餘人，到現在這一座孤城才算保全了。

三善以二萬人破了賊兵五十萬之衆，不免存着輕敵的心理；第二天便聚集諸將打點進兵，先令劉超統土漢兵三萬，同部將譚宏化，渡陸廣河，直趨大方，進襲安位的巢穴，張彥芳率民屏和土漢兵三萬，渡鴨池，入襲安邦彥的巢穴，令楊明楷姚旺等統補軍出黃沙渡；三路大軍，尅日進攻，彥芳一支人馬，先到鴨池，民屏奮不顧身，率領白桿兵破了賊人五個大寨正要乘破竹之勢，直搗邦彥的巢穴，忽有探馬報道：「劉總兵渡了陸廣河，賊兵詐敗，將我軍誘至獨山，被安邦彥和崇明合兵，把官兵從中衝斷，我軍大敗，紛紛渡河退走，劉超宏化也遁逃楊明楷被擒，姚旺戰歿，現在賊人又使士酋何中尉據了龍里，李珂

圍了青巖，斷了糧道，宋萬化吳楚漢爲左右翼自將中軍和崇明遙趨貴陽了！」彥芳聞報大驚，趕急鳴金收兵退保威濟。

三善萬不料賊人捲土重來，趕緊聚集諸將，商議退兵之策，當下有民屏獻計道：「現在安奢二賊勾通一起，以一鼓誅滅，不如採取各個擊破的方法，由末將修書一封給家姊良玉，叫她進取永寧，崇明聽得自己的巢穴有失，一定回兵返救，剩下邦彥勢單力薄，就容易剿除了！」三善點頭稱善，即命照計而行，一面遣游擊郝繼祖取龍里，王建中劉志敏救青巖，繼祖燒了上中下三牌及一百五十砦，建中也燒了四十八莊，龍里遂平定，糧道也打通了。

三善又遣建中，繼祖，在夜里悄悄放火，燒了楚漢的莊砦二百餘座，官軍從火中掩殺，賊兵都紛紛的葬身在八姑蕩的深水里；萬化不知道楚漢兵敗，派人來官軍營中詐降，三善假意允許他，却令彥芳民屏率兵圍住他的營寨，萬化倉皇出戰，被民屏一矛刺落馬下，邦彥聞報，非常焦灼，一般苗人見王師得利，又紛紛來歸降，三善給他們黃旗，令插於營中，邦彥見，不敢出戰，只得增兵把守鴨池和陸廣諸要害。

三年四月，良玉接得民屏來書，即同朱燮元商議，燮元道：「賊人不滅，主要原因是我爲分兵，賊爲合力，好！現在最好照書行事，請秦都督率兵西上，我回成都盡統諸軍南下，約同會師長寧以便直搗永甯，殲滅賊人吧！」良玉稱善，一面撥驛驛給燮元，和他一

道回成都，率軍由岷江順流而下；良統領川軍及翼明，拱明，衍祚等由長江湖流而上，水道行軍，非止一日，這一天來到青山墩，有探子來報：「賊將李楫，率領一股賊兵在前面搗道。」良玉即命拱明前去攻開頭陣，拱明得令，帶領一支白桿兵去了，但不多時只見拱明氣喘喘的，敗回營來，連稱賊將厲害！良玉大怒，即命抬矛照馬，解帶寬袍，率領本部人馬，親身來到陣前，只見賊兵還在指手劃腳，毆罵不休，良玉不顧，韁繩一抖一馬衝入賊陣，李楫把刀一橫，正待準備廝殺，良玉馬快，已到面前，左手一揚，一條丈二長繩，直奔李楫面門，李楫還沒有看清楚是何物時，繩子的活套，已圍上了他的頸額，良玉用力一拉，將他拖下塵埃，長矛在馬鞍一擱，騰出右手，把他抓將過來，挾在脅下，兩腿一緊，飛奔回陣，賊兵要救，也來不及，離門旗還有數丈遠，即將李楫往上一拋，憑空飛起丈餘高，嘩嘩一聲，落將下來，腦漿迸裂，白桿兵一湧上前，將他軋成肉醬。賊兵一見胆戰心驚，一個個踉蹌奔走，官軍追殺一陣，乘勢取了青山墩，跟即督師進取永甯。

這時崇明已得探報，果然率兵回守永甯了。

這一日來到土地坎，紮下營寨，接着變元的兵也到了，良玉進帳參見已畢，變元便問道：「如何進兵？」良玉道：「現在邦彥在貴州，和崇明遙為聲援，不如派一大將。繞道攻遵義，截斷貴州接應，我軍便可一鼓克復永甯了。」變元連稱妙計，便問：「誰願前往？」一將應聲而出。「末將願去！」變元一看却是總兵官侯良柱，良玉在一旁言道：「還須

命一人爲先鋒輔助侯將軍前去更好！」當下有秦衍祚挺身而出，變元大喜，即令他二人帶領本部人馬去了。

小軍來報：「外面有賊將討戰！」變元即命：「整隊出迎！」官軍出營，只見軍陣上樊虎耀武揚威，叫罵不休，變元高聲大叫：「誰去擒這叛賊！」話言未了，祥麟縱馬挺矛而出，用矛一指：「漏網之魚，也來送死嗎？」樊虎大怒，一刀砍來，祥麟橫矛架住，收回矛迎空一揮，斗大花星直向樊虎咽喉刺來，樊虎將頭一偏，一矛刺傷左耳，鮮血直流，樊虎負痛把馬一帶，跳出圈子，落荒敗走，變元令旗一揮，官兵左右齊出，將賊兵冲得七零八落，賊將奢寅在後面壓陣，見勢不利，即鳴金收兵，祥麟不捨，縱馬向樊虎敗走的地方跟蹤起來，看看馬頭接着馬尾，樊虎身子搖擺了幾下，坐不穩刁鞍，被祥麟一矛，由後背直透前胸，身子一偏倒于馬下，官軍猶如離巢猛虎，直撲賊兵，賊兵招架不住，四散奔走，奢寅不能抵敵，急望坐營而逃；後面官軍趕來，放火燒營，奢寅又冒烟突火而出，身上已中了兩處重傷了；但還不顧命的望前敗走，官軍由老君營，追至涼傘舖，橫山，青崗坪，最後直抵永甯城下；攻開永甯城，擒了叛將周邦泰，降賊二萬；這時得探馬來報：「秦衍祚等已經攻克遵義了！」崇明父子狼狽不堪，只得棄城望紅崖大圍而逃。

官軍又追到紅碧圍，連拔天台，白崖，楠木諸圍，撫定紅涼四十八砦；崇明又逃到舊蘭州城，安邦彥遣兵十萬來援，中途上却被秦衍祚截住殺退；良玉指揮衆軍將蘭州城圍圍

圍困，努力攻打，賊人不支，看着糧食又快完了，誰都無心再戰，紛紛出城投降，良玉即用降軍開城門，官軍一湧而入，一把火燒得賊兵焦頭爛額，崇明和他的兒子奮勇開門，望水西逃走，被良玉率領一支兵追到，生擒活捉；這一戰共斬首一萬餘級，永甯的亂子才算平息。

變元入城安民已畢，良玉解上崇明及他的從賊二十餘人，變元恐又別生枝節，傳令即將崇明等一干叛賊處死，永寧已平，開拓地方千里，變元具表申奏朝廷，請以赤水河爲界，河東農場屬黔，河西永甯屬蜀，割齊腹地歸永甯衛，改爲叙州府，把那地方分爲四十八屯，給平賊有功的將士，令每年納稅於官，名曰屯將，隸屬叙州府，增設同知一人管轄，並且移叙州兵備道守衛城，與貴州參將同駐，和遵義建武遙爲聲援。布置已畢，變元和良玉等諸將一同起程回川不提。

十八 夫人城

天啓三年八月，三善統兵六萬，渡烏江，進攻黑石，把賊兵殺得落花流水，紛紛從漆山敗逃，官軍隨後追趕，將漆山緊緊圍住，猛力攻打，忽然糧官來報：「我軍糧食漸漸不敷了！」這時因道途遙遠，各地糧草又沒有運來，軍心惶惶，都現着恐慌的神情，三善非常焦灼，諸將進帳，請求退師，三善大怒：「你們想退，不如把我殺了，前去投降賊人

好了」，罵得諸將啞口無言，不敢多口再往下說：三善便募死士打前鋒，近逼漆山，大軍隨後，自己戴冠紵袍，肩輿張蓋，親身督陣，一面向諸將宣布：「這次如果打不平賊人，我便死在這裏了！」三軍聽說，都捨死忘生，勇往直前，旁邊有一座高山，很是險峻。三善摩左軍猛衝上去，民屏率二子及本部兵，一馬當先，殺散了守山賊兵，佔據山頂，憑高視下，指揮衆軍勦殺敵人，賊兵倉皇敗走，邦彥命盡棄輜重，狼狽地向織金竄逃，官軍奪了漆山，又向前追殺，渡過渭河，投降的絡繹不絕，王師直抵大方，佐明一馬殺進安位的府第，安位同他的母親奢社輝遁走火灼堡，遣使到官軍營中請降，使者哭訴三善：「與兵叛變，完全是邦彥一人所爲，與我主無干！」三善叫使者回告社輝：「限她趕快獻出邦彥，免她死罪！」使者辭出大營，在這往返奔走之間，賊人又得喘息，一面招撫餘黨，充分的準備起來了。

三善因收復了不少失地，便同衆將商議，打算在水西大方設置郡縣，用以彈壓諸苗，苗人和土司等得到這個消息都惶惑不安，紛紛的又同邦彥勾結起來了。

邦彥聽得社輝投降的消息，便派他的心腹陳其愚也到官軍營中前去詐降，其愚領命，來到三善營里，狡說一遍，三善信以爲實，將他收到帳下，從此，官軍的一舉一動，邦彥都盡知無餘了。

民屏聞得三善收了降將，其愚不諱暗語料苦，悄悄告二子說：「邦彥招納四方奸宄，盡都

狡詐之徒，撫臣得了一點心小勝，便輕騎敵，以爲蕞苗沒有多大能力，不知道宅溪以西，渡陸廣河，都是崎嶇鳥道，深林茂竹，遮蔽天日，一旦賊人將我軍誘入，用亂石塞住道路，絕了交通，阻隔糧道，截斷援兵，那麼賊人不費一兵一矢，我軍便要全部困死了！果然不數月，官軍食盡，盼望各地運糧也不來，三善便下令退師，縱火燒了大方以東的囤，令王建中和佐明祚明當先，民屏斷後，三善率領衆將居中，偃旂息鼓在深夜里悄悄拔寨起行，那知邦彥早已得到其機密報，率領賊兵，親自前來追襲，不數里便發現了官軍……一聲吆喝，火把齊明，殺將進去，民屏聽得喊殺聲起，回身擋住賊兵，揮動長矛一場混戰，那曉得賊兵越來越多，官軍倉倉忙忙各自亂竄，三善約束不住，中軍的兵馬，反衝亂殿後的陣腳，再加上黑夜交兵，道路狹窄十分吃力，民屏激戰多時，不但不敢殺退賊兵，反而包圍愈更緊密，建中躍馬前來助戰，也不能突破重圍；看看自己的兵丁，整批的倒在地下，民屏鼓着最後勇氣，又挑殺了十數名賊兵，終以力盡不能支持了，這時身上又受了幾處重傷，血浸征袍，自己估量大概不能倖免了罷！便掉轉矛頭雙手執住用勁向咽喉一點，建中也中了一支冷箭，和民屏雙雙的一同作了壯烈的犧牲了。

三善率領殘兵，跟蹤前行，忽然其懸轡頭一縱，將他衝下馬來，三善知道有變，即把印綬解交家人，拔刀自刎，却被其愚上前將刀奪住，把他生擒活捉，羣賊蜂擁而去，三善罵不絕口，惹得邦彥惱羞成怒，狠狠一刀將他結果了性命。

官軍且戰且走，沿途道路難行，到得內莊時，檢點人馬，已經十不成一了，將官中只有佐明祥明弟兄二人身帶重傷得逃脫性命，一路悽悽切切，艱難難，好不容易才回到重慶，見了良玉，將作或經過及民屏殉難的情形訴說一番，末了，免不了家人捶胸頓腳，隨聲大哭。

良玉具表申奏朝廷，熹宗下詔，追贈民屏爲都督同知，立祠賜祭，佐明祥明授參將；翼明拱明晉升副總兵，良玉平奢勞苦，着回石砬休養，良玉奉詔，望闕謝恩，跟即檢點人馬，兵回石柱。

朝廷又下詔，起用撫治鄖陽都御史蔡復一爲兵部侍郎，兼任貴州巡撫，御史傅宗龍爲監軍，一同征討邦彥；於是剿安的隊伍，又重新另換旗幟了。

良玉回到石砬，終日和兒子談兵論武，生活倒也閒適只是祥麟正當壯年，男大當婚，無作母親的自免不了有一番關切，前次雖和陳指揮訂有婚約，但他在鄖都作亂，這門姻親，無形中，便擱置下去了，因此這件事常在她腦中縈繞着好像有一樁心願未了一樣時而又想起她的兄長和弟弟都爲國捐軀了又觸動一陣悲傷，就在這迴腸九轉的時候，偶然間把她一向橫互在心的難題解決了；她記起前次出兵山海關時，在路上碰着民屏，談到張餘殉國的情形，後來回川，路經沁水，探得他的夫人住在寶莊，想起她的丈夫同邦屏都在一場戰役中，作了光榮的犧牲，心里不由得十分敬佩，曾經親身去慰問她過，兩人談得很投機；那時

她有一個女兒，名叫鳳儀。却只一十六歲，生得品貌端莊，性行淑良，而且還嫻習武事，良玉非常鍾愛和誇獎她，一別數年，不曉得他們母女近况怎樣，很是緊念；她便作書一封，內中備述思念之情，順便提起鳳儀和祥麟的婚姻大事，徵求她的意見。主意已定，便叫兒子將這封書信帶去親自懇求，祥麟奉命，即摒擋一番，帶了家將二人，兼程望沁水而發。

張銓的妻子霍氏，很有胆識，作事果敢，膂力過人，張銓的父親五典，知道天下將要大亂，把自己居住的資莊築下堡壘，很是堅固；五典和銓死後，兒子道濟遠在京師作官，只有霍氏和鳳儀母女二人在莊里；果然不久流寇來了，大家驚驚惶惶，都勸霍氏出莊躲避，霍氏忿然答道：「出外避賊鄉土一定不保；一旦碰着賊兵，性命更加可慮；反正都是死，不如死在家里，還要值得些！」於是督率奴僕及中年健壯男子，日夜登堡堅守，賊人圍攻四晝夜結果徒勞精力，只好撤圍而去；副使王肇生聽得這個消息親到莊里來拜望她，並將這座堡取名「夫人城」；從此四鄉避難的居民，都紛紛聚到這裏來，生命財產，得到莫大的保障了。

祥麟來到資莊，翻身下馬，命家將上前通名，守莊家丁稟報進去，不一會，兩個丫環前面引路，霍氏親身出莊迎接，祥麟上前打拱，霍氏滿面春風，把他接進莊內，寒暄已畢，祥麟取出良玉書信，雙手呈上，霍氏按過看了，非常欣喜，笑容藹藹向着祥麟，「一路鞍馬勞頓，請在書齋息養吧！」一面吩咐備飯，僕婦人等一聲遵命，殷勤恭謹，將他導引

至西齋書房。

次日清晨霍氏將祥麟請至廳堂仁慈地對着他道：「令堂所囑，當得從命，官家不擇良辰吉日，就在今天給你們洞房花燭吧！」限即吩咐男女童僕，殺豬宰羊，高照銀紅，鞭柁聲里，彩樂聲中，扶出一雙璧人，舉行週堂盛典，參拜霍氏，又回身向西遙拜良玉，之後，喜氣洋洋，雙雙齊入洞房，外面是簫鼓喧天賀客盈庭。

祥麟在夫人城里盤桓了半月，擇一個大好晴天，拜辭霍氏，和鳳儀要雙雙同歸石碣。鳳儀德性溫柔，深得良玉歡欣；一對新夫婦又互敬愛，溫存，慰貼，愛情達到頂點，既不盡洞房之樂。

十九 勤王

崇禎三年正月，滿洲努爾哈赤的兒子太極又舉兵入寇了；他再併吞了野人衛東海邊集，瓦爾喀，庫爾喀三部，及蒙古科爾沁，奈曼，敖漢，察哈爾，土默特，喀喇沁，鄂爾多斯七部，滅了蒙古，得了傳國玉璽，便僭號寬溫仁聖皇帝，自稱大清，改元崇德元年，又攻克朝鮮，國王李綜戰敗投降，這時熊廷弼已被奸宦魏忠賢害死，遼東經略是袁崇煥繼任，崇煥督兵防守薊遼一帶等地，非常嚴密，清兵無法侵入，便改道從蒙古進兵，繞過直隸的背後，一面由喜峯口毀了長城的邊牆進來，直趨遵化。皮島大縣毛文龍，被虜屬縱，

不聽指揮，崇煥即將他明正軍法，他的部將孔有緒耿仲明尚可喜三人潛逃，降了滿清，本極大喜，將他三人封爲漢三王，用作嚮導，又拔取永平，四天後攻陷遼安，遷下灤州入龍井關，一直打到北京，將京城圍團團困，思宗帝卽下詔，調天下兵馬前來勤王，一面親自率同五軍都督，日夜用心巡守皇城，這時中原荒旱，各地流寇已經乘機又在四處騷亂了。

這年五月，良玉奉到詔書，便刻不容緩地將自己的家財用來充作軍餉，激勵三軍，留衍祚鎮守石砬，率領祥麟鳳儀翼明拱明祚明佐明羅綱等慷慨督師點齊三萬白捍兵，命祥麟夫婦爲前部先鋒，不分晝夜，浩浩蕩蕩直向北京兼程進發。

這時各省兵馬，已紛紛到京，計有昌平尤世盛，薊鎮楊肇基，保定曹鳴雷，山海宋偉，山西王國樑，固原楊麒，延綏吳自勉，臨洮王承恩，寧夏尤世祿，甘肅楊嘉謨，及山東，河南，南京，湖廣，浙江，江西，福建諸路官軍共有二十餘萬，分駐在薊門及近畿等地，築成營壘，更鼓相應，但都觀望不前，沒有一人肯去攻開頭陣，思宗帝鬱鬱不樂，這一日將近黃昏思宗帝正在敵樓巡邏，忽見遠遠塵頭大起，一彪人馬，風馳電掣般急向皇城飛奔而來，漸抵城下，只見兩面繡旗迎空招展，右邊一行大字：「夫人城里人如鳳，左邊是：「娘子軍前子是麟」兩員少將，躍馬挺矛直向清兵營中殺入矛鋒到處，胡兒紛紛落馬，思宗帝卽問左右，「這是那路兵將？這般的英勇呢？」當下有內侍高聲大叫，「城下勤王之師，請報上名來，聖駕在此！」白捍兵一片歡呼，「萬歲！」接着齊聲答道，我等乃石

駐都督秦良玉帳下前部先行馬祥麟張鳳儀的部隊。都督大隊即刻就快到了。一言畢即向清營衝去。忽然城樓上鼓聲大震，衆軍昂頭一望，只見梁口上黃羅傘下思宗皇帝親自搥袖執槍在擂鼓催兵。三軍登時氣壯山河。勢吞雷電，人人奮勇，個個當先。不顧生死舞動長矛，直向清兵亂刺，胡兒自入寇以來，就不曾吃過敗仗，萬不料在這裏遇到勁敵，加以他們的心中，早存着輕視的念頭，得到一點小勝，便以爲中原無人，心高氣揚，一遇到挫敗，又胆怯如鼠，爭先逃竄了；沿途守將，不知道這個缺點所以被他佔了不少便宜，那曉得這番却碰着這一支久練之師，一陣的白桿長矛，恰似出山猛虎，躍海蛟龍，殺得胡兒人仰馬翻叫苦不迭，不數合便喪失鬥志，拔腿奔逃，胡將見勢不佳，趕急下令撤圍而去，一霎時，良玉的大隊也到了，指揮衆軍，一場好殺，兩軍會合有如雷霆萬鈞，勢不可當，清兵殺得來尸橫遍地，血流成河，不敢停留，一個個披頭散髮，踉蹌地急向遵化敗走；國軍追趕一陣。函獲輜重軍械馬匹糧秣不計其數，斬首二萬餘級，檢點人馬，只有佐明祚明稍帶輕傷其餘盡皆大獲全勝，將所得的戰利品，紛紛解往中軍帳報功，良玉一一記入功勞簿，當即駐營宣武門外，一面聚集衆將商議破敵之策。

這一場輝煌的戰役，博得遠近聞名，一般老百姓更是五體投地的敬佩不已，把良玉駐兵的所在稱爲四川營，用來紀念她所創下的赫赫的戰果。

思宗帝得到捷報，也被憂爲喜，急召諸大臣入宮議事；「北京雖然解圍，但四城還在

胡兒手裏，各省統兵大將，又逗留不前，怎麼辦呢？「當有給事中張第元出班奏道：『各地主將不肯用命，大概是無人節制之故；石柱秦良玉望重功高，忠勇昭著，此番勤王，更建殊勳，陛下不如加封她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指揮各路分頭進兵，便可收復四城，趕走胡兒了！』」思宗帝准奏，下詔宣良玉明日見駕並頒賜皇封御酒和猪羊彩緞前去四川營中犒賞三軍，內監領詔，即捧旨押蓋勞軍諸物，急向宣武門而來。

良玉奉詔謝恩已畢，便將羊酒分賜諸軍，一宿無事，次日本且，即整齊朝服，前往朝房候詔，不一會，即見傳宣官高聲朗誦：「聖上有旨，宣秦都督良玉，平臺見駕！」良玉口稱領旨，將冠袍一整，邁步走入午門，即有兩名內監手挽紅紗宮燈，在前引導。良玉在後跟隨，進了皇極門，只見二十名錦衣將軍，手執金瓜，站立兩旁，威武而又嚴肅；良玉毫不停留，謹慎地又步入奉天殿，這里殿閣，全是金甌玉瓦，也有四十名將軍，手揮團鞘大刀，儀表凜然；不多時又登上華蓋殿，左右分列執金瓜的錦衣將軍十人，精神昂昂，宛似天神；過了建極殿，進入雲臺門，再往後走，朝東轉個灣，便是平臺了，殿門有百戶二員，從殿角起直到丹陛，站有三百五十名大漢將軍，手執出鞘紅刀，掄眉怒目，森嚴逼人；殿右有錦衣衛正指揮二員，身著朝服侍於西向，殿左掌侍衛官二員，頭頂鳳翅盔，身著鎊子甲，腰佩綉春刀，東向而立，兩柄紅雙龍扇，護定思宗皇帝頭戴十二冕旒，上貫青黃赤白黑五采玉珠十二，身著袞服，纓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腰橫玉帶，足登黃靴。

凌履巍然南面端坐着。良玉即拜倒金階，三呼：「萬歲！」思宗把手一揮：「將軍平身！」良玉謝恩拱立品級台前，思宗帝二次開口：「將軍一門忠義，累著勤勞，此番更建奇功，朕甚嘉勉，特御製詩句四章，賜與將軍，以昭忠勇；現今胡兒尙稽天討，盤踞國門，孤加封將軍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望將軍即日率領各省兵馬前去收復四城，以揚國威！」良玉復俯伏奏道：「臣受國家厚恩，老父嚴訓，誓竭犬馬，報效王室！」思宗帝把頭一點：「祝將軍此去旗開得勝馬到功成，奏凱歸來孤當重賞！」即有直殿將軍捧過一束黃綾卷軸，良玉展開一看，上面筆酣墨飽，寫着一百一十二個胡桃大字：

「學就西川八陣圖，鸞鴛袖裏握兵符。由來巾幗甘心受，何必將軍是丈夫。」

「蜀錦征袍自剪裁，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多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

「露宿風餐誓不辭，飲將鮮血代胭脂，凱歌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時。」

「憑將征帶作登弧，一派歡聲動地呼，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

良玉再拜謝恩，思宗帝袍袖一拂，起駕回宮，良玉即起身辭出平臺。

二十 收復四城

良玉升帳，正同子侄輩議取四城，却見拱明來報：「有各路統兵主將，要見元帥！」良玉即命傳入，一會兒，十餘員迆迆武夫，一個個全身甲冑，來到帳前，朝上一望，只見

秦元帥頭戴七梁慶雲冠，身着織金獅子袍，腰懸昆吾，虎視昂昂，坐在上面，衆將即躬身打拱，良玉把手一揮，諸人分列兩旁，良玉揚目左右一望，緩開杏口，慢啓朱唇：「諸位將軍，可有妙計前去收復四城否？」營下有副將王維城拱手答道：「現在太極重兵屯在遵化，我們不如先取了它，其餘三處便可傳檄而定了！」良玉把頭一擺：「不可！遵化在北，易取而難守，不如姑且留養它，以分其勢，最好先到豐潤開平去聯絡榆關兵馬，圍取灤州；得了灤州，拿開平兵把守，再用騎兵進取永平。兩城既復，即和榆關會師，遷安遵化，就可一鼓而下了！」諸將連連點頭：「元帥高見不差，將等願聽驅馳！」良玉即下令：「楊肇基曹鳴雷宋偉王國樑各領本部人馬留屯豐潤虛張聲勢，佯作欲取遵化之狀，同時堵截胡兒的增援部隊；何可綱楊麒吳自勉駐營雙望諸山，隔斷永年的清兵，王維城斬國臣尤世祿取遷安，王承恩楊嘉謨尤世盛取永平；本帥督率大隊逕下灤州」分撥已定，各軍拔寨起行，良玉自統大軍率同祖大壽邱禾嘉張春祥麟鳳儀翼明拱明祚明佐明羅鋼等向開平進發。

良玉大隊到了開平，即得榆關守將謝尙政率領精兵五千來會，良玉將他編入帳下，在開平宿營一夜，第二天即命大壽詳麟領兵先行，自督三軍，續向灤州進發；灤州是叛將尙可喜把守，聞聽王師到來，即領清兵三千出城迎敵祥麟一馬先到，見可喜身着中原服裝，即將矛一擡：「來將通名！」尙可喜把戟一擺：「你不認得漢王尙可喜麼？」祥麟把矛一顛

；「叛國之賊，還有臉面見人！今天碰着我就是你的死期到了！」可喜大怒。一戟刺來，祥麟挺矛架開，兩人就在戰場上一場大戰，足有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良玉大隊到了，即問左右：「誰願去幫助馬將軍，生擒叛賊？」即有鳳儀應聲願往，良玉把頭一點，再命邱禾嘉張春分兩翼抄出賊後，襲取灤州城，二將得令率領本部人馬自去進行任務去了；可喜正同祥麟殺得難解難分，却不料鳳儀躍馬前來，兩矛齊舉，將他的戟逼得來只是遮擋架格，沒有還刺的工夫，不幾合氣喘呼呼，汗流浹背漸漸的招架不住，手勢一慢，被祥麟一矛挑落馬下清兵一見魂亡胆落，一聲胡哨，急向城中敗走，那知城已早被張春禾嘉拔取了，國軍從後掩殺，清兵三千餘人獲作了泉下之鬼，良玉率領大隊進城，跟即出榜安民，一面分派兵馬，打聽遷安和永平的戰況，不一會紛紛來報，「維城國臣世祿三位將軍的兵馬到了遷安城下，得遷安居民十餘人的密書，約國軍于半夜前去偷城，他們願為內應我軍照書而行，果于當夜被他們將守城的清兵用酒灌醉，打開城門，里應外合，得了遷安，遷安守將是孔兒貝勒阿敏鎮守，聞報大驚，乘夜逃走永平，我軍又追到永平，同承恩嘉謨世盛三位將軍會師一處，合力攻打永平，守將孔有德支持不住，反正投誠，斬將軍因他是賣國之賊，將他斬首示衆，阿敏無地可容，只得化裝投奔遵化去了！」良玉聽報大喜，即留大壽禾嘉留守灤州，自提大軍，浩浩蕩蕩急向遵化而來。

到了遵化離城十里扎下連營，太極聞報即命耿仲明出城迎敵，良玉令謝尚政出馬，不

數合將仲明斬于馬下，良玉麾動大軍，把胡兒殺得來猶如砍瓜切菜，一聲令下，將遼化城重重圍住，太極無法只好索領殘兵，晝夜棄城逃走，副將曹文韶首先攻進城中，良玉督衆隨後殺入，四面搜索，不見太極，有城中百姓來報：「胡兒黑夜由北門逃跑了！」良玉即命祥麟、鳳儀守城，自己率領衆將帶五千騎兵，從胡兒逃遁的方向跟蹤趕來；太極胆戰心驚，不數里，便被國軍追及，又折傷三百餘騎，大勢已去，沒奈何只得遣使前往國軍營中投降，良玉拜表申奏朝廷，思宗帝因各地流寇勢已猖獗，急須平定，下詔准其投降，良玉派祥麟、佐明將太極等一批胡兒押出關外，一面令祖大壽何可綱督率班軍一萬四千人修築大凌城，用以防禦清人，又命翼明率一萬人日夜監護，限期完成，諸事已定，即下令奏凱班師回朝。

思宗帝聞報，即排鑾駕親自出郊外來迎接大軍，良玉隊伍漸行漸近，聽得探報，趕急下馬步行，快到輿衛即俯伏道旁，思宗帝即命宮女扶起，君臣並馬入城，沿途百姓夾道歡呼，扶老攜幼都來瞻仰女元戎的威儀。

思宗帝又擇吉告謝郊廟，大行封賞，因為各地流寇蜂起，即令諸鎮各回汛地，歸保桑梓，那時張獻忠已攻陷夔州，急命良玉引兵回守，專防川東一帶等地，良玉又撥祥麟夫婦和翼明等留駐京都，然後帶同拱明、羅綱及得勝之師，兵回石砬。

二十一 大破張獻忠

崇禎初年，陝西大飢，全省居民都掘草根樹皮作食料，有的拿蓬草充飢，後來一年都不下雨，草木也枯焦了，只好用山中的白石來塞肚子，石質冷澀而且腥臭，不幾天吃的人都腹脹下墜，一個個脹死了，有不願吃白石的，便聚集起來爲盜，只要有一點積蓄，就被搶個精光，於是張獻忠便在這時作他們的首領，統率起一般亂民在四處打家劫舍了。

張獻忠是陝西延安柳樹澗的人，生來面黃身長虎額，人稱黃虎，性情狡謫，很愛殺人，一天不殺人便不快活，起初在延綏鎮當兵，犯法該斬，主將陳洪範很奇異他的狀貌，在總兵官王威面前說情，將他釋放，他就借此私自逃走，崇禎三年，陝西賊大起，王嘉允據府谷，陷河曲，獻忠便嘯聚飢民自號八大王，以米脂十八寨響應他；同時朝廷准了給事中劉懋的疏奏，實行裁撤驛卒，雖然每年可以節省數十萬兩的金銀，但在運輸工具幼稚的當日，一切傳遞全靠人力，所以用人很多，一旦把它撤了，便有很多人失業，這種人沒有似吃，也去作流寇；這樣一來，流寇一天一天的增多，而獻忠的勢力，也一天一天的龐大起來了。

同時又有馬賊高迎祥和的外甥李自成，在安塞發難，迎祥自稱闖王，飢民王大梁也自稱大梁王，聚衆聲援他，還有白水賊王二，宜州賊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王子順，苗美，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庵，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等，一時蜂起，王自用，老廻回，羅汝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閻正虎，滿天星，破

鏃，邢紅狼，上天龍，蝎子塊，過天星，混世王等聚衆二十餘萬，爲害山西，又有李自矛成的姪兒李過來投奔迎祥，和獻忠自成等合夥，自稱闖將，這些人都互相勾結聯絡一氣，成立三十六營四處打劫；那時正當清兵入寇，圍困京城，各地守將都紛紛入京勤王，地方兵備空虛，流寇便利用這個機會，大肆騷擾，趁勢劫掠，他們以陝西爲中心漸漸的向四周蔓延有的東入山西，有的東南入河南湖北，有的西南入四川，獻忠便是最後的一路，他率領老獍獍，過天星滿天星射場天混世王等五大營賊兵，進犯秭歸，巴東，夷陵等處，又攻取夔州，城中倉猝無備，通判推官知縣等都遁逃，攝府事同知何承光帥吏民固守，經不起賊兵的攻打，不久夔州也淪陷，承光被殺；又遣過天星，射場天，從漢中進犯大寧，攻下廣元，圍困太平；思宗帝聞變，立命良玉回鎮川東，良玉奉詔卽馬不停蹄，統率衆軍，星夜回川；一天，忽接雲南巡撫王伉的檄文：「阿迷州土官普名聲作亂，攻陷彌勒州，乞派兵速來赴援！」良玉卽令拱明帶領兩千兵馬前往相助。復催軍前行，不一日來到夔州，離城五里安下營寨，獻忠聽得官軍到來，卽令滿天星出營討戰，良玉派都司秦篆出馬，兩人對面，各不講話，就在戰場上廝殺，約有五十餘合，秦篆一鎗隔開了天星的狼牙棍收轉鎗雙腿一夾，從左側撥馬便走，天星不捨跟蹤趕來，看看將近，冷不防秦篆回馬一鎗從他的馬前刺來，天星只顧趕人，那裏注意，一股寒光直透胸窩，要招架也來不及，登時落馬，秦篆復一鎗結果了性命，回馬殺入賊陣，賊兵大敗，秦篆指揮兵士掩殺，斬首三百餘級，

獻忠聞報，急命鳴金收兵，秦篆也不再追趕，即帶領衆軍，掌得勝鼓回營。

獻忠悶悶不樂，第二天統率衆賊頭親到官軍營前叫陣，良玉聞報，即傳命轅隊出發，一馬來到陣前，只見軍陣之上，一將頭頂八角闖王盔，身着烏油鎖子連環甲，騎下烏騮馬，手提點鋼鎗。面如黃丹，兩道濃眉，燕額虎額，雙睛暴露，良玉用鞭梢一指：「來將報名！」獻忠鼻孔一哼：「你不認得闖將張爺嗎？」良玉冷笑一聲：「好賊會，你爲甚麼不安本份，甘心作賊，好好聽我良言相勸，從此革面洗心，投在本都帳下，憑你這一身本領，將來也好替國家幹功立業！」獻忠二目圓睜：「一派胡言！看鎗！」一鎗迎面刺來，良玉舉股架住，高叫一聲：「誰願立頭功給我誅這毛賊！」一將應聲勒馬而出，正是羅綱，三托天又一擺，照準獻忠咽喉一叉刺來，早有混世王出馬掄刀接住，獻忠勒馬回陣，良玉也撥馬走回門旂，二將就在陣前一場大戰，約有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賊陣里有老獬獬見世王戰羅綱不下，即舞手中齊眉棍前來相助，早有永祚一馬殺出，八條膀臂托定四般兵器上下翻飛，寒光逼人，十六個馬蹄蕩開黃沙滾滾，塵土飛揚，羅綱精神抖擻，一叉緊是一叉，世王漸漸支持不住，羅綱越殺越猛，大喝一聲，將世王一叉挑於馬下，良玉一見，即把令旗一揮，白桿兵分兩翼殺出，賊兵烏合之衆，怎經得起這一支勁卒，一見世王落馬，甲早已胆怯了三分，接上手戰不數合，便先自慌張，亂了手脚，獻忠喝止不住，白桿兵一湧殺來，賊兵回身便走，官軍從後追剿，賊兵大敗，獻忠率領殘兵趕急棄營逃走，正敗走

間，忽然一彪人馬從斜里殺出，一面綉旗迎空飄揚，旗上大書：「娘子軍前子是麟」——大將挺矛躍馬，正是祥麟，前後夾攻，賊兵大敗，殺得獻忠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似漏網之魚，不敢停留，趕緊率領剩餘的數十餘騎，零零落落，逃往湖北去了。

良玉鳴金收兵，祥麟進帳參見，「你怎麼來到這裏？鳳儀呢？」良玉很是詫異，用着慈母的口吻問着祥麟，祥麟見問，先是眼圈兒一紅，一汪淚水快要奪眶而出，接着喉頭哽咽，悽楚地答道：「她……死……了！」良玉大驚，目光炯炯地注視着她的愛兒，「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你詳細的說給我聽吧！」祥麟凝神屏息了一會，強自鎮定地答道：「王嘉允王自用二賊進犯山西河南，朝廷命左良玉曹文詔同心討賊，但這兩處的兵力都不夠，便來京師乞援，明翼表兄遂命兒及鳳儀前去相助，那知道到了河南侯家莊，左曹的兵還沒有到來，就和賊人發生遭遇戰了，我軍勢力單薄，賊人的兵力超出我們數倍，兒同鳳儀激戰多時，不能殺退賊人，反被賊人將我軍衝成數段，首尾不能相應，不多時士卒報道：「鳳儀戰歿。」兒自度不能剿滅賊人，只好懷抱剛滿三歲的萬年孫兒，率領剩餘的五百餘騎。突出重圍，好不容易來到這裏，不料却與母親相遇。」祥麟一口氣說完，良玉聽了也很悲傷，但她極力用理智抑制住情感，嚴肅的對着祥麟：「你別這樣，要曉得在這動亂的時候，很多人喪失了妻兒，折散了骨肉，傾沒了財產，傷亡了生命，我們作武人的應當捐棄兒女私情，以大家的安危為念，個人的損失又算得甚麼呢？」祥麟聽了深覺是理，不敢多說，只好諾諾連聲而退。

獻忠雖已遁去，但其餘的賊人還在四處蠢動，猶恐他乘虛進擾家鄉，所以良玉不便久留，馬上又率領衆軍，回到石碁。

二十二 敗走羅汝才

崇禎十三年五月羅汝才夥同東山虎，小秦王，過天星，射場天等統率賊兵一萬，又來進犯夔州了；良玉聞報，即召集諸將計議；「賊人累犯夔州，如果拿實力和他拚，必定遷延時日，不如用計破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離夔州二十里，有一馬家寨，那地方只是一條獨路，兩旁樹木叢雜，可以伏兵，部將譚穩可率領兩千人馬，輕騎疾走，繞出賊人的後面，趕到那兒預先埋伏，一聽人喊馬叫，即衝出截殺；馬家寨不遠有一水口，賊人敗後，必到這裏喘息，永祥也領兩千人馬，先在那裏伏着，不等賊人住脚，就跟他個迎頭痛擊，我親提大軍，隨後進行」，分撥已畢，兩支人馬，先自遵令出發去了；這時翼明已由京師回來了，良玉即命他爲前部先行，再令佐明、祥明留守石碁，一面發加急文書調回拱明，自己帶領祥麟，秦篆，羅綱等點就大兵三萬，會合總兵官張令，旌戈招展，戈矛耀日，直向夔州連日進發。

汝才的外號叫曹操，殘暴的性情，和獻忠差不多，不過比獻忠卻要好狡些罷了；當時聽得良玉出兵，知道不是她的敵對，趕急率衆逃走，直到翼明的部隊到來，已是一座空營了。

，詢問本地土人，知道賊逃人逃跑還不遠，即策馬來到中軍稟報，良玉聞報，即命秦篆率領兩千人馬，向賊人逃遁的方向跟踪追趕，大隊駐守夔州，聽取各方的戰報；秦篆奉命率領本部人馬，飛奔起來，將到留馬徑的地界，即望見前面有一般黑影，在道路上蠕動着，秦篆一聲令下，全軍奮勇直前，不多時，便和賊兵的後隊接觸，賊人只得回身迎戰，一將倒拖鑽鐵棍，將棍一擺，阻住去路，秦篆用鎗一指：「來賊通名！」這人應聲答道：「東山虎！」秦篆大喝一聲：「好賊會！看鎗！」一鎗迎面刺來，山虎將棍一格，二人就在陣前一場大戰，約有二十餘合，秦篆將鎗法一變，萬道寒光，齊向山虎面前撲來，殺得山虎眼花繚亂，辨不清遮攔架格，手中的棍法一慢，被秦篆一鎗到落馬下，復用鎗一指，白桿兵一湧上前，殺得賊兵落花流水，四散奔逃，官軍追趕一陣，奪獲不少衣甲軍械，看看賊人已去遠了，才下令整隊回營；賊兵聽得後面的喊殺聲漸漸地消歇了，又亂哄哄的聚集起來，向前纒行，一會兒來到馬家寨，汝才忽在馬上仰聲發笑，衆賊即問他甚麼緣故，他將鞭梢往左右一指：「你們看：這一帶全是茂木深林，不見天日，旁無別道，只有前面一路可通。如果是我用兵早在此地伏下一支人馬，任你千軍萬馬，插翅也難飛過了，」話言未罷，四下里殺聲大起，無數兵馬，從林中殺出，汝才大驚，趕急率衆迎敵，賊兵早已慌亂，窺有開心爭鬥，官軍乘勢掩殺，賊兵大敗，斬首六百餘級，譚穩鳴金收兵，率同得勝之師回夔州交令去了，汝才見官軍沒有再追又收聚殘兵，往前進行，到了水口，衆賊已經疲乏不

城下，汝才即下令埋鍋造飯，就地息養，忽然一聲吶喊，官軍滾地殺來，賊兵自經過兩次敗仗，已成驚弓之鳥，再加整天的空着肚子敗走，餓餓已極，全身的力量已盡，那里再能砍殺，不敢再戰，盡都望風披靡，四下竄逃，官軍雄威抖擻，恰似猛虎撲羊，殺得賊兵，走頭無路，尸骸狼藉，這一戰賊兵又損傷五百餘人，汝才不敢停留，趕急統率殘餘潰不成軍的逃往譚家坪去了。

秦箏，譚穩，永祚，先後回營報功，良玉大喜，分別慰勞已畢，即留羅綱鎮守夔州，自己統率諸將，咨會張令，打點向譚家坪進發。大隊人馬，不日來到譚家坪，安營已畢，忽報賊兵討戰，良玉即命糜飽出營，良玉全身甲冑，懷抱令旗，立馬門旂之下，諸將左右簇擁，宛如彗星捧月，抬頭一望，只見軍陣之上，一將頭頂烏油盔，身着烏油甲，跨下烏錐馬，手提宣花斧，面色黧黑，眉粗口大，揚威耀武，在那裏指手畫腳，良玉即令翼明出馬，翼明應聲得令，鬚繩一撒，來到陣前，用矛一指，來將報名領死！「這人將斧一搖：『你不認得過天星嗎？』說畢一斧砍來。翼明舉矛架開兩人一場大戰，約有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忽聽得鈴聲響，賊陣裏小秦王拍馬飛出助戰，翼明暗思雙拳難敵四手。不如用計擒他好了，即將雙腿一夾，跑出圈子，回身從刺斜里便走，天星不捨，隨後追趕來，翼明即取下鐵胎弓，抽出狼牙箭，扭轉頭向着天星虛放一箭，天星正趕之際，忽聽得弓絃響亮，趕把頭一低，許久不見動靜，抬起頭來，卻不防翼明第二次已插準他的面前處的一箭

來，天星閃閃不及，一箭正中左額，坐不穩刁鞍，一交跌下塵埃，翼明即令衆軍綁了將他押回轅門復回身掩殺，賊兵抵抗不往，大敗而回，良玉令旗一揮全軍齊出，汝才在門旂下望見，即令射塌天殺出抵抗，射塌天把馬一縱，正碰着祥麟，戰不數合，被祥麟擒過馬來，白捍兵一聲喊，勢不可當，小秦王一見不妙，急忙率領二十餘騎，棄甲投降，官軍乘勝追殺，賊兵不支，大敗而去，良玉一馬當先，趕得賊兵有如風捲殘雲一直追到仙寺嶺下，將汝才大轟砍倒，這一戰只殺得賊兵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前後斬首計八千餘級，俘獲甲仗馬騾無算，良玉收兵回營，即傳令升帳，押過小秦王等二十餘人，良玉勉勵一番，准其投降，復押過射塌天，過天星二人，良玉用好言開導，勸他歸降，二人經她一陣諄諄苦口，也深自醒悟，覺得以前所爲，對不起國家，誓願從此改悔立功贖罪，良玉大喜，將他們都編入帳下，聽候驅遣；不一會，探馬來報：「汝才敗後，勢窮力竭，率領殘餘的十餘騎，投奔張獻忠去了。」良玉因賊人已成釜底游魚，大概不致再來騷擾，便下令班師回歸石碛。一路無事，不數日捕了都督衙門，正要升堂理事，忽報有雲南的回文到來，良玉心里怦然一動，立刻折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秦副總兵拱明領滇後，累立戰功威名震交趾後與賊將劉理營戰；不利，標下卒欲走，明怒，手及之復與賊鬥，力盡死……。」還沒有看完，一陣頭痛，已溜進她的心頭了。

二十三 她永遠活在忠人的心中

秦 良 玉

八五

釋汝才敗後，逃到白羊山，與獻忠合夥，計到湖北去騷擾，督師楊嗣昌得到這個消息，趕急發繳文把四川的精銳部隊，完全調去，保衛他的守地，四川巡撫邵捷春力爭，嗣昌不准，捷春拗不過他，只好自己提弱卒二萬人，扼守重慶，所依恃的唯有良玉及張令兩股兵力，賊人探得四川空虛，又打算來攻夔州，良玉得報，即厲兵秣馬，準備前往征剿，捷春聽說，非常驚恐，立刻發加急文書去阻止她，求她不要東下，又叫張令駐守重慶附近，為犄角之勢；那時適逢綿州牧陸遜之罷官歸里，路出重慶，經過白桿營，見得良玉的兵丁一個個精神飽滿，軍威整肅，不禁連聲贊嘆：「一向耳聞娘子軍的威名，今天一見，果然是話不虛傳！」良玉聽得士卒稟報：「營門外有一員官兒，對着中軍帳，一個人點頭晃腦的不知幹些甚麼，特此稟明都督。」良玉即命永祚，將他請進營來，經過一番寒暄，才知道他的來歷，回頭即命置酒相待，一面又同他談論兵略：「邵公不懂兵法，我一婦人受朝廷厚恩，應當替國家效勞，但是同邵公死在一起，很是不值！」「這是甚麼意思呢？」邵公指定我駐營的地方，離重慶僅只二三十里，却教張令守黃泥窪，殊失地利，賊人盤據歸，巫山萬縣的高巔，俯視我們的營壘，一覽無餘，如果他用鉄騎從建瓶而下，張令必遭失敗，合破之後，首當賊鋒的就是我，試問我還有工夫去救重慶嗎？邵公不在這時去爭山奪險，使賊人不敢長驅而入只是坐地設防，這不是失敗的現象嗎？」遜之聽了這番理論，很是不錯，覺得句句都切中肯綮，不禁連連折服；果然賊人先得地利，十三年十月，連破

官軍于觀音崖，三黃嶺，從土馬渡進兵，漫山遍野的蜂湧而來，良玉見情勢已經危險，急同張令在竹肉坪將賊人堵截一陣，這時官軍的力量很單薄，良玉主張堅守，只要把賊人擋得住，日子一久，那麼，他的食糧發生問題，一定會退去，官軍養精蓄銳，在那時才給他個跟踪追剿，一定可以把賊人一網打盡。兵丁們聽了她的話，都一致遵守，用心提防，一連相持了幾十天，但少年氣盛的張令，却忍不住賊人的首級叫罵最後獨自率領她自己的人馬，和賊人單獨拚了，張令雖然勇猛，但自己的實力畢竟有限不敵令，便被賊人重重包圍，良玉聞報，即親自領兵三萬前往救援，她手挺長矛，一馬殺入賊陣，凡是阻擋她的，便被她挑下馬來威風凜凜，勢不可當賊人紛紛奔潰，一會兒兵卒報道：「東南角有一股賊兵圍在一塊喊殺連天，大概張總兵就困在那兒吧！」良玉即將馬一撥，回身向兵卒所指的方向殺去，還不到一里之遠就碰見賊人的大隊，傾巢而來了，一聲呼喚把良玉困在埃心，良玉舉動長矛，東搖西殺，前撲後刺，矛鋒到處，賊人整批倒地，不知道殺了若干時辰，回願自己的兵丁漸漸稀少了，死亡的到處都是，存在的也都帶着傷帶箭，還不到一千人，無力再拿兵器了，剎時間，兵卒來報：「張令落馬！」賊兵還在源源增援，良玉大喝一聲：「與其受賊人的圍困，不如拚命和賊人同歸于盡吧！」軍士都奮然圍起，裏傷再戰，矛斷了的就把佩刀抽出來，佩刀砍捲了口，又拿匕首刺，匕首缺了鋒，便用徒手肉搏，這一場血戰，只殺得天昏地暗，日色無光，戰馬悲鳴，風雲變色，但是還不能殺退賊人，自

已的三萬人，一個個都作了沙場鬼雄了，她見大勢已去，獨手難以擎天，只好匹馬殺出重圍，單騎去見捷春：「情勢已急，請速發吾溪峒卒，可得二萬餘人，由我統率一半，還可以殺退賊兵！」捷春因為軍糧無着，倉猝間不聽從她的計劃，她沒奈何，只得長嘆一聲，忍痛回歸石碁去了。

捷春只得率領殘卒二萬人，前去抵當一陣，結果全軍覆沒，勢窮力竭，只有退屯綿州，於是賊人便由大昌進兵，連陷劍州，內江，瀘州等處，朝廷聞報，將捷春解捕，罪戾極命，隗士奇繼任，楊嗣昌因為川軍慘敗，全由他的私心惹起的，經不起良心的責備，只得親到重慶來討賊，賊人又由巴東，席捲出巫山，陷了襄陽，嗣昌聽得襄陽遇害，自己畏罪，服毒自殺，於是大局更糜爛不堪了。

十七年，良玉聽得賊忠陷了湖北後，又打算要來侵犯四川了，便將全蜀地形，作了一個詳圖，內面註明何處險要，那里應該伏兵，那里需得設防，并指明全川形勢，西有祁嶽山，北有大巴山，南有大涼山，東有巫山奇峽，西陵其前門，盟唐為後戶，山巒天險，大當大昌界連湖廣，竹谿，房縣，賊人如來，必定要經過十三隘口，若能益兵固守，那麼，一將當關，萬夫莫開，要是備秦隘口不守，就等於把門敞開，讓賊人進，她把這圖獻給陳士奇，陳士奇速增兵把守十三隘，士奇不用，不久，士奇卸任，朝廷命之勃接充四川巡撫，她見給之勃，之勃倒想探消息，可是那時因連年戰爭，國庫空虛，四川湖廣的兵，缺餉至四個

月之久。陝西一省，欠到一百三十萬兩之多，兵士饑成譁變，已經無兵可發了。

環境雖然這樣險惡，但良玉報國的心，還是不灰頹，她慷慨地對部下說：「忠州、石碛、這兩個地方，跨長江的險要，賊人不來便罷，若來必定吃虧。爾等富中，如有附和賊人者，我登出來是格殺勿論的！」於是分兵把守四處要隘，塞淪淪之阻，扼夔萬之背，賊人累次想進犯，但總懼怕良玉的威名，不敢放胆到石碛去，只好佔了夔州後，從雲陽到萬縣，繞過梁山、大竹、至渠河，由渠河下嘉陵江，直抵重慶，再犯成都，而忠州也同樣的得以保全了。

後來聽到李自成攻陷北京，思宗帝在煤山殉國，臨死時披髮赤足裂巾破指，寫下血詔：「任隨賊人分裂我的尸身，但切莫傷害百姓一人！」她不禁捶頭痛哭，甚至氣絕，跟卽身着麻衣。在萬壽宮哭奠，垂涕對大家說：「有這樣好的國君，爲什麼賊人還不消滅呢？」

不久，兵部尚書黃道周，鄭成功等，擁立唐王於福州，隆武二年。她遣使到石碛來，加封良玉爲太子太保忠貞侯，着她速往福州，一同籌劃恢復帝業，良玉奉詔，正要出兵，却不巧這時滿清用紅夷大砲攻毀了大凌城，乘亂入據中原，並且奪取福州了；良玉只得停兵不發，等待時機，但事實却愈弄愈壞。會幾何時，錦綉山河，却被異族盤據得根深蒂固了，良玉見大局如此，無法挽回，只得一個人住在一間小樓里，整天的閉門不出，在極

隨時，兀自諷詠；「明月有心無常照我，清風無故亂吹人！」一直到壽至七十五歲，才悵鬱而卒，死後，尸體葬在石碭城東的迴龍山上，但她臨死的時候，還遺命給她的孫兒萬年：「我死後，賊人必來騷擾，你不能距他，城東萬壽山險峻易守，到那時你率同兵民前往暫避好了！」果然不久應了她的話，一境的居民，都得以倖免於難，祥麟呢，却早良玉先一年死了。

到現在忠石兩郡都立祠祭祀她，四時不絕，並且因她的原故，凡是初生的女孩，都不稱「千金」而呼「女將勇！」

續後記

寫完了秦良玉，感到無任輕鬆和愉悅！

秦良玉這人是值得表彰的！在風俗蔽塞的當日，她不去從事女紅却例外地去研討兵書，就策自自小時就將報國的志願蘊蓄在腦海里，長大後果然遂了她的心願從此力行遵守，始終不懈，這種勇武的精神，不但難能而且可佩！比較一般整天和脂粉爲伴，甘心作花瓶的摩登婦女們，能不愧煞。

她一生的事蹟很多，可惜沒有一部稍爲完整的專書來記載它，雖然，也曾搬出過銀墓，和一些支節的小冊子，但都不確實，而且有的還滲雜些猥褻的零亂的或假設的事實，有

的又過爲強調，與事實出入太多。相差甚遠。如本稿十三回所記，原是出三海關幫助遼陽打滿清，而某劇本上却硬將它改爲赴朝鮮打日本鬼子，並且把人名又弄錯，疆域也顛倒，試問在高麗的地圖上，找得出「渾河」這一個地方來嗎？

本稿蒐集材料和開始編寫，經歷了兩年多的時間當中原稿又經過三次修改。最後於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才借評晚一席地，和讀者初次相見。

現在我把它整理一番彙印成冊，固然我不敢說這稿子就是很完善的了，當中或許也有掛一漏萬和拙劣的地方，還要請讀者多多指正和批評，使它在將來再版時，比較更充實和瑕疵減少些，我是很衷心感謝的，末了，讀者如有寶貴的意見，就請賜交說文社收轉好了。

三三、三、一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再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秦

良

玉

定價每五十元

著者

發行者

出版者

印刷者

李周

衛

說

說

聚

文

社

社

重慶陝西路十三號

重慶中一路八十六號

路八十六號

門市部

一〇〇號

版社

成安賢

社

部

部

社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證忠岡字〇三三七號

